



鍾根主任

社會之花

張雲軒


第二卷

第八號



1924.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海上文學大家 王鈍根 劉豁公 二先生合編

說部 精英部 甲子花 特別優待 閱者注意

三十五位大文豪...聯合大會串 海上著名小說家...心血結晶品

▲材料新穎 ▲趣味濃郁 ▲色色俱全 ▲篇篇出色

民國第一個甲子。是很可紀念的。本書便應運而起。開放了一朵嬌豔柔媚的甲子花。來點綴這可愛甲子年。也算替甲子年的同胞們祝一個進步哩。本書主編是王鈍根劉豁公兩人。內中著作的。都是海上著名小說家。所以篇幅名貴。趣味十足。有社會的。有偵探的。有武俠的。有滑稽的。有神怪的。有哀情的。有香豔的。現在且把各種好處。統講幾句罷。

- 社會的 艱難情形盡量披露 給現社會當頭一棒
- 偵探的 事實變幻情節離奇 處處令人擡舌不下
- 武俠的 黑夜藏仇深宵搏虎 憑三尺劍縱橫天下
- 神怪的 看花妖木魅牛鬼蛇 神一個個撒嬌作怪
- 哀情的 字字淒涼句句哀豔 有情入當同聲一哭
- 香豔的 花前月下語軟香溫 卿卿我我我我卿卿

全書目錄披露於后

雙美賞荷圖	三色版封面	觀星記	謝介子
甲子花序	王鈍根	一相情願	徐桌呆
序言	劉塾叟	破鏡重圓記	劉焯公
新開記者聯歡會攝影	插圖	珠還	劉焯公
袁二公子新寵小鶯鶯豔影	插圖	無母之兒	劉焯公
花蘭芳繪小黛玉豔影	插圖	心血的	嚴美孫
梅蘭芳繪花卉	插圖	第十三次舞	程小青
程蘭秋之琵琶緣	插圖	水底鴛鴦	施濟羣
美女出浴圖	插圖	舞場怪劇	顧明道
殺人犯	何海鳴	送別	馬直山
縮地相思	王西神	可憐	姜映
鈔票恨	海上漱石生	他醒了	許清女
雙美玉記	天台山人	半張照片	張舍我
鬼女拒婚記	林屋山人	新舊夫妻	陸律西
得失之心	李浩然	游俠別傳	姚民哀
火車站上的皮包	嚴獨鶴	舊夢	陳達哉
燈	周瘦鵑	經濟學者	徐恥痕
甲子我感	畢倚虹	慈母之墳	顧佛影
天平楓色記	陳小蝶	鐵窗舊夢錄	張靜廬
黃金的淵源	沈禹鐘	玉蟲綴豔	鄭逸梅
大盜存孤記	張穆子	亡友之妻	貢少芹
薄命紅顏	孫耀蟻	慈善家的懺悔	王鈍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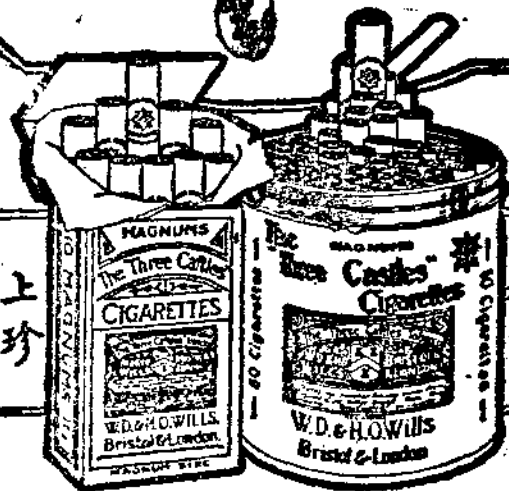
本書自出版以來。備受社會歡迎。內容之完美。誠為文藝界之巨創。初版三萬冊。瞬息即罄。以致後至諸君。抱向隅之憾。敝社同人。萬分歉忱。以是加工督印。再版現已出書。茲為補報愛讀諸君起見。爰訂辦法於後。祈垂鑒弗失交臂為幸。

上海五洲書社謹啓

- 1 本書每冊實售大洋三角如獨購一冊者以實售價九折計算
- 2 如購本書三冊者除九折外加贈西式信箋一大冊滿五冊者除九折外另贈特製西式信箋二大冊多則類推
- 3 本單以加蓋總經售處印章為憑購書時須將此單撕下逕向總經售處有效他處不生効力
- 4 期限以陰歷十一月二十日前為有效逾期作廢
- 5 外埠函購寄費另加一成如須掛號每件再加五分

總經售處 上海四大陸圖書公司 馬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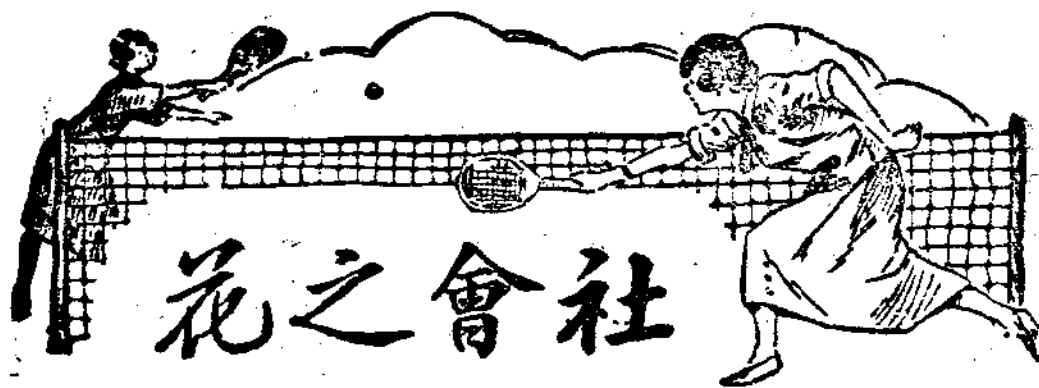
社 會 至 寶



非寶之社所上 取者至會謂珍 視人香台炮大 為威烟台炮大

大 炮 台





社之會花

.....(錄日期八第卷二第).....

坤伶盧翠蘭之時裝

坤伶杜雲卿之落馬湖

天津意租界女神銅像

錢江湖景

媽兒.....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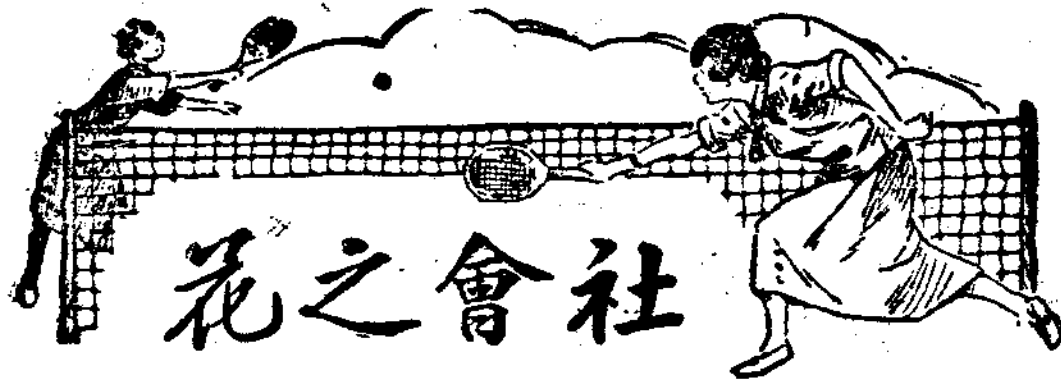
雷異.....克士

海濱.....禹鐘

浣溪紗.....劉宣閣

抱竹紀聞.....狷庵

軍人淚.....湯筆花



花之會社

.....(錄日期八第卷二第).....

單戀者的哀音.....	陳 飛
矛盾錄.....	黃道扶
離家.....	劉恨我
酒肉朋友.....	郭用和
有母之兒.....	凌影女士
溫柔鄉.....	王鈍根
醉月樓囈語.....	潘纖纖女士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社會趣聞.....	卿須輯

裝時之蘭翠盧伶坤



藏君誠意詹

湖 馬 落 之 卿 雲 杜 伶 坤



藏 主 館 紅 雙

天津意租界女神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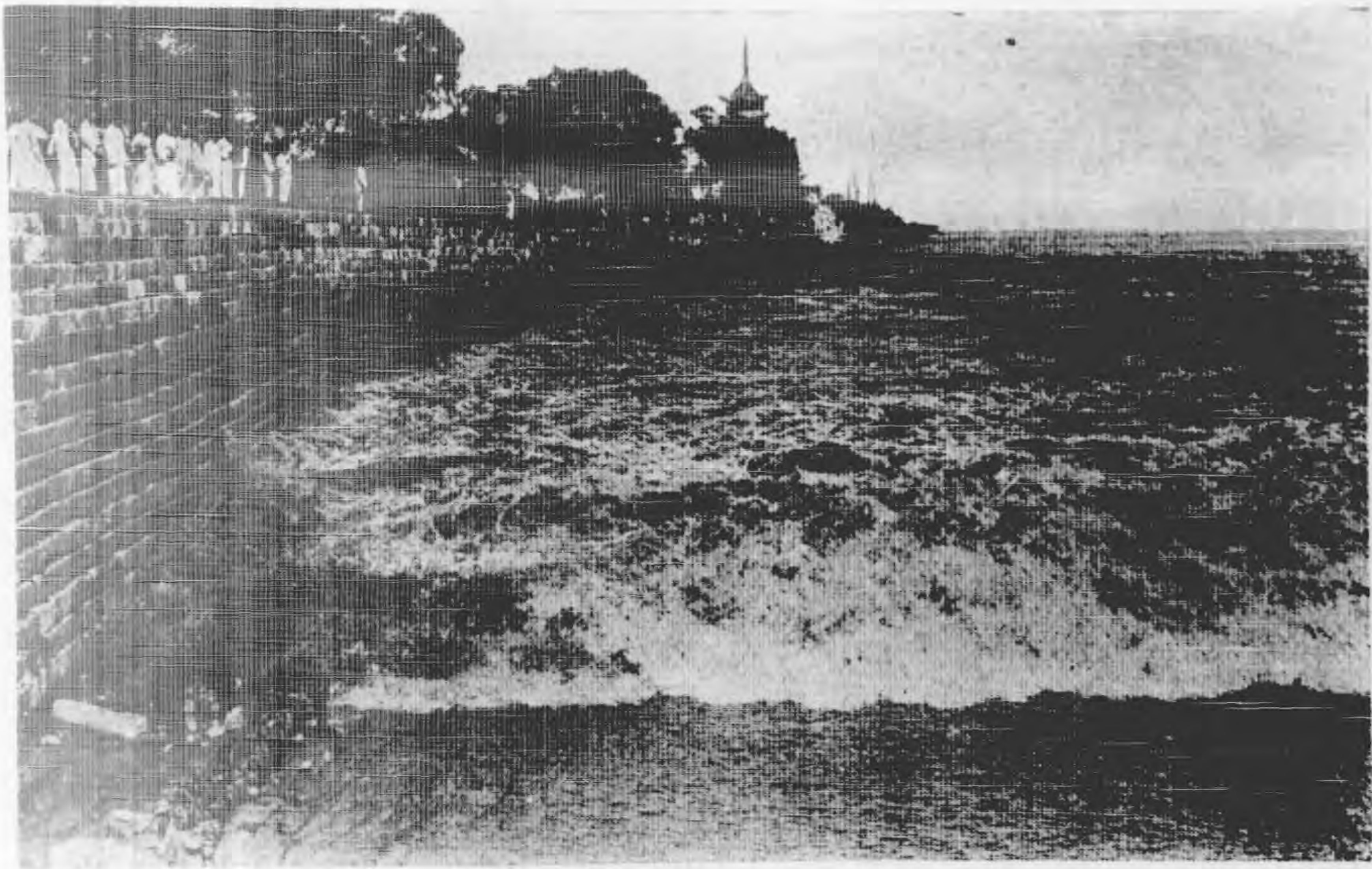
勉成攝贈

錢

江

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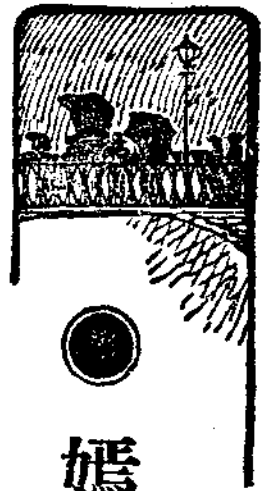
景



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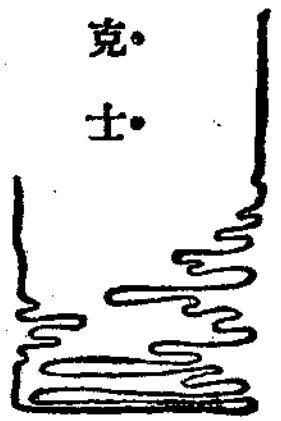
梅

攝



媽兒

克士



媽兒者。韓國奇女子也。原名金孝卿。父朴正。曾統禁軍。為三韓重將。閔太妃之死也。朴正率軍衛妃。巷戰一軍殲矣。彈貫胸。猶僵立。握刃不退。日軍恨甚。至卒斷其脰。女幼時。長眉秀目。短髮覆額。膚瑩潔如白脂。襟間好簪穠花。見者咸醉。為天神。年十四。即肄業於日本之某中學。未數年。聲譽出其儕輩。櫻花節有詩云。念家山。破譜新詞。漢水深深。繫故思何事。櫻花紅。若火夕陽影。裏醉媽兒國。變既作女。亦輟學歸里。聞父耗不哭。亦不苦痛。惟日與諸少年密謀。所以復仇。

會伊藤又以日韓合併說。使三韓為墟。女益決計立死志。但未有機緣。亦無從洩憤也。翌年安重根禍作。日人嫉韓黨如讐。遇集會則刀劍擲刺。雖婦女警探所至亦探胸索乳。無所不至。亡國子遺。皆裂而已。先是女肄業日本時。與同學日人松本友善。松本者。偉少年。長媽兒兩歲。秀目朱吻。亢爽有節。而愛女特甚。第以國界束縛。不能如其理想。蓋日人賤韓族如癩狗。設取女者。人皆以為偶牝狗而戟指之矣。女見松本儀觀既佳。對己有禮。亦不能自持。一日松本偕女

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間。即。若。見。有。無。數。枉。鬼。向。君。切。齒。君。行。矣。吾。不。能。以。一。亡。國。薄。命。女。子。為。天。潢。勳。將。愛。也。言。已。急。回。其。首。然。已。沈。瀾。不。止。松。本。請。握。手。女。伸。手。與。之。少。將。之。淚。滴。女。手。上。映。月。光。如。巨。鑽。再。欲。進。言。而。女。手。縮。矣。翌。日。日。總。督。錄。韓。囚。一。一。鞠。訊。少。將。亦。戎。裝。聽。審。審。至。女。女。惟。大。呼。「韓。國。萬。歲。」日。警。乃。倒。懸。之。以。木。杵。抵。其。首。女。言。益。烈。衆。乃。昇。之。下。以。刀。斷。其。右。手。指。一。問。仍。喊。汝。「韓。國。萬。歲。」否。女。呼。仍。如。前。日。警。怒。極。乃。次。第。斷。之。未。及。再。四。氣。已。僅。屬。微。絲。而。總。督。者。方。撚。鬚。據。堂。上。以。女。強。烈。欲。以。之。備。諸。囚。乃。下。令。以。利。刃。割。其。胸。

媽 兒

女。遂。絕。衆。咸。鼓。掌。少。將。此。時。面。色。陡。變。漸。白。如。紙。衆。視。之。股。際。血。流。朱。般。衣。褲。碎。作。片。片。羣。以。為。舊。創。再。作。乃。昇。之。醫。院。而。是。日。觀。審。者。則。有。謂。見。少。將。袖。一。小。刀。立。階。側。見。每一。刀。下。輒。自。割。其。膚。未。數。刀。已。重。衿。潰。透。也。克。士。曰。天。下。不。能。兩。全。之。事。至。不。得。已。時。而。卒。能。兩。全。甯。非。大。快。英。法。德。名。小。說。述。此。等。事。至。夥。方。以。為。小。說。家。潤。色。誑。人。之。辭。乃。不。意。東。方。竟。同。樣。有。此。奇。男。女。愛。國。者。讀。此。當。亦。心。嚮。往。矣。雖。然。彼。兩。人。者。之。收。場。情。海。茫。茫。合。人。為。之。愴。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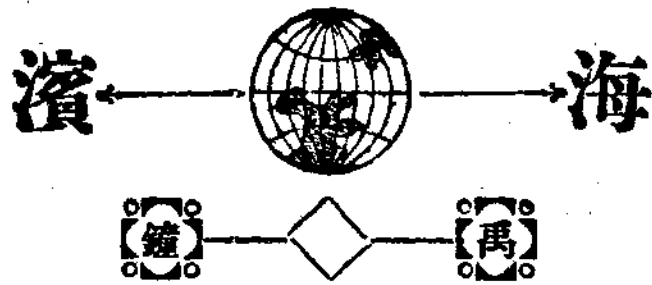
三

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

雷異

克士

合肥三河口。帆檣林立。商賈往來要道也。居民數十戶。比櫛而居。向無盜
驚。一夕。有滬人某甲泊舟於此。甲爲六安某茶厘局長。以事攜眷返里。二
船戶睹其囊橐累累。而甲夫婦又孱弱可欺。密計殺之。乃移舟幽僻無人
處。藉口天晚。停泊不進。甲強之者四。作猶笑。終弗應。少頃。乃相率乘划船
上岸。酤酒謀飲。囑甲少待。時天已向暝。細雨濛濛。甲心知有異。然河水漣
漪。不能飛渡也。則姑屏息以待。初二船戶上岸時。尋艙中得馬刀一柄。履
刀銹不能刺入。乃攜出就巨石磨之。卽聞天際隱隱有聲。兩人相視而譖。
遂入酒肆大嚼。嚼已。陶然而歸。甲夫婦在舟間。兩人笑語聲漸近。大懼。戰
慄不敢聲。而二人者持刃甫欲入艙。忽電光一瞥。前者殞。後者方驚愕。聞
又仆。甲聞聲出視。亦碎衣裂履。觸電倒矣。



海面上的斜陽懶洋洋地隨着波浪盪動着。射出一道道的金光來。時間本來就是黃金。這一天人世間黃金的光陰都歸宿到大海中去了。那波浪是故意盪動着使光陰的色彩映射出來好給人們見了知道光陰的寶貴啊。可是這當兒海濱上毫無半個人影。便是海中也沒有輪船行過。四下裏沉寂得沒有一些聲息。波浪也因為風力的柔軟而不能激出怒響來。

這時節是三月將盡的天氣。海濱上碧草成茵和海中的水光映成一色。那種幽靜清麗的景色誰見了都要引起留連之意。只可惜無人賞對。很辜負了這海天夕照的美景。啊。後來斜陽漸漸的隱入海底去了。天空頓時換了一重暝色。像要壓下來的一般。不過還竭力支撐着不使立刻就壓下來。似乎天意還要等待什麼人到來。游眺故意把這個傍晚延長着。不一回果然有一個穿着洋裝的少年。手提行杖。從遠處匆匆的走來。那少年一走到海濱上。四處望了一望。像是尋覓等候他的人似的。望了一回。自言自語的說道。怎麼還不到來。莫非他早已來過。因為我到得太遲。等候不及。便先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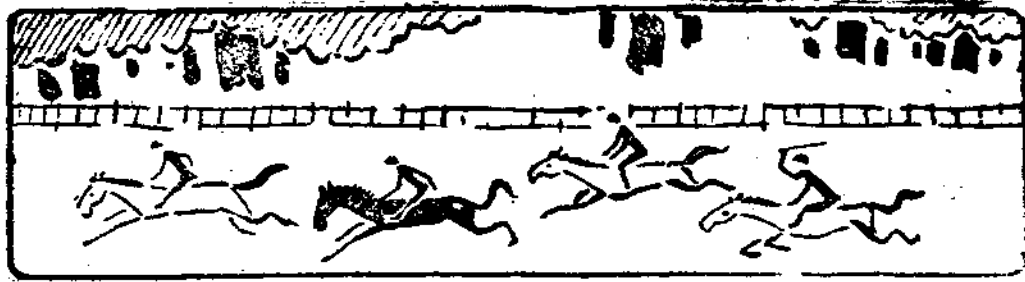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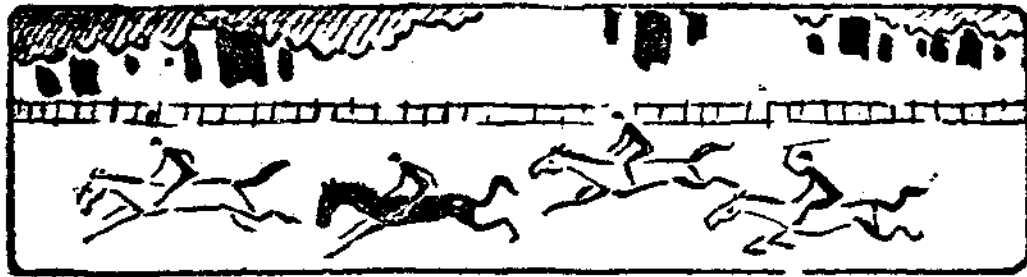
濱

二

去了麼。少年說到這裏。忽又搖着頭道。不會的。不會的。他一定不會來了。便走的。他的耐性比我強十倍。他一定因爲別的事羈伴着。所以還沒趕到。大約不久便要來了。唉。機會好極了。我今天剛到得遲些。徧徧他比我更遲。等他到時。我便誑他。我已經來了一個多鐘頭了。少年便又接着默忖道。他來了之後。我要是這樣的誑他。他一定要說出抱歉的話來。記得從前有一次。我約他到海濱上來散步。他因事比我遲了半點鐘。他抱歉得什麼似的。教我千萬不要見怪。像他這種忠誠而幽嫻的女子。世界上簡直不多的。我要是不是從小和他相識。只恐現在便不能交到這樣的女友呢。少年腦中紛亂地忖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漸的黑了一半了。這才有些焦躁起來。默念道。他今天莫非失約了麼。這海濱上的夜色已經堆下來了。算來他一向是守信的人。今天失約。除非臨時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橫豎已經等到現在了。索性再耐性等他一回罷。少年心中眼中。只望那人立刻來踐約。可是直到了夜色漫漫。依舊杳無蹤影。他只索噓了幾口氣。無情無緒地抬起腳來走了。



從海濱走進去一里多的路。有一座小小的宅子。這時全部都沉在夜色裏。要沒有濛濛的月色照着。和窗隙中映射出來的燈光。幾乎一些都辨認不出這宅子來了。這當兒。那宅中的樓室裏。有一個年老的婦人。不住呻吟的臥病着。病榻的旁邊。坐着一個少女。愁容滿面的映在默淡的燈光中。似乎心中隱蓄着無限的憂愁。一回兒。那老婦顫着聲子。喚道。曼雯。你爲何不去吃晚飯呢。現在大約是七點鐘了。我這幾天病着。累你担着萬分的憂急。老年人害病。是沒有什麼希罕的。并且還要循着病的步驟而死呢。須知這都是老年人分內的事。你不用替我憂急罷。曼雯聽完了這幾句話。心中似乎受着銳利的針鋒刺進一般。眼中禁不住迸出淚珠來。但嘴上却只平平淡淡的回話道。母親。你的毛病聽醫生說。並不是重症。不久就會大好的。至於女兒現在肚子還不覺得飢餓。等一回兒再去吃飯也不遲。母親可也要吃些什麼東西麼。你已經有兩天不進食了。曼雯說到這裏。咽住喉嚨。不說下去。當下抽出素巾來。偷拭着眼淚。老人病眼昏花。並不察出他女兒那種悲傷的模樣。但聽了曼雯的話。便又說道。好孩子。我



海

濱

四

這幾天來肚子全不覺得餓。現在也不用進食。俗語說病人不想吃。便是不死的朕兆。這次我雖然病得很是苦痛。但照此看來。大約不會便死的。你放心着罷。曼雯道。母親你所說的。的確是的。醫生也說不過尋常的感冒。老年人自然覺得利害些。要是病在少年人身上。那就非常輕鬆咧。所以女兒並不着急。只望母親一天好似一天就行了。曼雯話雖這麼說。其實醫生在上午來診視的當兒。避着老人對曼雯說道。病勢異常沉重。須要留心看護着。或者一病不起也難說。曼雯因此兀自萬分擔憂着。只是偷垂雙淚。看看老人的病態。有時雖然尚還清醒。有時昏迷起來。斷斷續續的說着許多囈語。現在已經是第三天了。

曼雯的家裏。只有他母女二人。靠着家中的薄產度日。現在住的宅子。也是先代遺傳下來的。家裏除了他母女兩人之外。還有一個傭婦。在他家裏已經有了十多年了。年事和他母親不相上下。他母女倆也看作一家人一般。曼雯在十八歲那年出了學校。因為老母身子不好。便不願再出去求學。晨夕不離的侍奉他母親。便是海濱相隔。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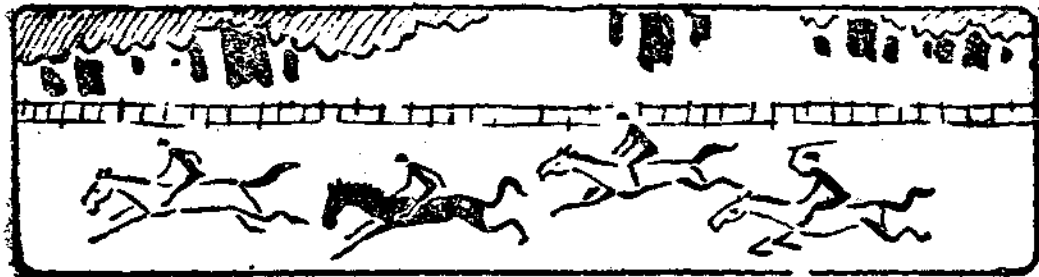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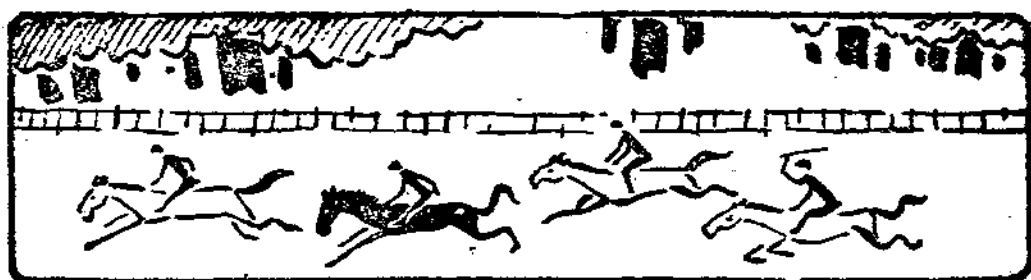
有一里多路。也不大前去游玩。除非他母親精神很好的時候才走出去看看海色。吸取些新鮮空氣。以曼雯的身世看來。雖然衣食無虧。守着小康的家計。可是老母風燭殘年。又無兄弟姊妹吊影。實極人世可憐之境了。曼雯平日對於老母極盡孝道。問暖。嘘寒。從沒有一些兒懈怠。他不但性情賢淑。且又生得十分貌美。玫瑰般的兩頰。人都說海濱的秀氣都被他吸收去了。曼雯從小便結識了一個男朋友。當時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直到現在。彼此雖也時時見面。可是依舊不改那朋友之愛。從不曾露出絲毫男女戀愛的跡兆來。他的朋友不是別人。便是今天傍晚時候在海濱上的那個洋裝少年。那少年姓周名子安。在七八歲時和曼雯家是比隣。因此常和曼雯在一處游玩。曼雯的母親因為子安從小很聰明。容貌也很可愛。所以非常歡喜他。可是子安的身世也很可憐。六歲那年便死了父親。等到十歲的時候。寡母也一病不起。自從母死以後。便寄養在他姨母的家裏。他自己的宅子完全放租給別姓居住。他委實可算得是無家可歸了。子安的姨家住在城裏。與曼雯家相隔兩里多路。子安雖然寄養

濱

五



在姨家。可是仍舊時常到曼雯的家裏來。二人意氣異常相得。曼雯的母親。每遇到子安來時。總很加以恩視。說他是個可憐的孩子。等到子安回去後。曼雯的母親又對曼雯說道。你瞧瞧子安多麼可憐啊。這麼幼小的年紀。父母便死得乾乾淨淨。零仃孤苦。又沒近支的叔伯兄弟。你雖然父親早已故世。究竟還有我撫養着你。比較子安還倖運得多咧。曼雯當時聽了母親的話。心中便存着子安是個可憐的孩子的感念。以後每逢子安到他家裏時。便格外厚待他。心上常蓄着憐憫的意思。後來知道子安的姨母。很是愛他。便也暗暗代爲快慰。現在二人雖然都已成年了。但彼此友好的感情。並不因男女的界限而契闊起來。子安生性孤介。不因人熱。除了曼雯一人而外。可算得沒有一個朋友。便是對於姨家的兄弟輩。也只是冷淡相處。惟其不是輕易和人發生感情。所以與曼雯一面。便格外的見得相得了。而曼雯也只有子安一個朋友。此外不要說男的。便是女子中也找不出一個是他的朋友。他二人身世既相彷彿。性情又很相近。幾乎沒有第三者可以再和他們做朋友了。現在子安仍舊住在姨母家裏。已經



海

在中學校裏畢業。最近曾經到大學裏去投攷。只是沒有錄取。鬱鬱歸來。萬分無聊。有時惟有到曼雯家裏去談談。以解煩悶。或者預先寄信約曼雯同到海濱上去散步。習爲慣例。他身世凋零。早經憂患。所以很近於厭世的一派。幸而有曼雯和他相友。時常將他慰解。否則他不知還要怎樣的牢愁抑鬱咧。

曼雯在前兩天接到子安的信。約他到海濱上去散步。所約的時日。便是這一天的傍晚。可是曼雯因爲老母病得沉重。早憂急得把一切都忙記了。子安約他散步的事。更是忘得乾乾淨淨。全不記在心上了。這天晚上。老人的神志似乎清醒些兒。曼雯見了。心上略略安些。在九點鐘的時候。傭婦端了飯上來。他獨自吃了淺淺的一碗。後來在桌子上無意中翻出一封信來。他拔出信牋來一看。見上面寫着幾行瘦硬的字道：

九十春光忽焉云暮。鶯飛草長。觸處生愁。弟邇來懷抱殊惡。別姊多日。尤深念結。願見之懷。匪言可狀。兩日之後。斜日西時。望遲我於海濱。以宣積抱。此上

曼姊粧次

子安謹白

濱

七



海

濱

八

曼雯閱罷。頓時露着不安的神色來。自語道。這封信我已經接到了兩天了。怎的把信上的話。完全忘却。心緒恍惚到極點了。雖然因為母親病着。今天在勢也是不能夠去踐約的。只是早該復他一信。說明不能踐約的原因。他所約的便是今天的傍晚啊。累他苦等了許多時候了。他當下便拿起筆來寫了一封回信。說明因為老母抱病。不能踐約。還說了幾句謝罷的話。預備明天一早寄發。

次日早上曼雯梳洗才畢。子安忽然來訪。曼雯心想他一定爲了我昨天失約特地前來問訊的。一見便說道。子安哥。對不起得很。我因為這幾天家母病得很厲害。心中天天担着憂急。所以竟把你的約完全忘懷了。想來你昨天一定到那海濱上去的。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才回去的。我直到了昨晚九點多鐘的時候。才記起你約我的。便是今天傍晚。當時便寫了一封謝罪的信。本待要今天發的。現在恰巧你來了。這信就可以取消了。失約的事。千萬望你不要見怪。我委實因為出於不得已啊。子安聽了笑道。別這樣說罷。我昨天在海濱上等你不來。不過寂寞些罷了。那像你爲了老母擔憂的。



海

難過呢。不知道伯母究竟病的是什麼證候。現在病了幾天了。曼曼皺着眉心很淒惋的答道。家母因爲受了些風寒。寒熱已有三天不涼了。醫生又說這不是等閒的證候。服下去的藥。竟不見一些功效。我因此弄得坐立不安。好似芒刺在背。子安吁了一口氣道。真不幸啊。像你好好的有慈親在堂。偏偏又是衰病侵尋。使你憂慮着。不知道那造物弄人的伎倆。究竟要到什麼地步。才會快心啊。現在請你領我到樓上去看看伯母如何。曼曼道。我剛下來的時候。家母正濃睡着。現在我們不必去驚醒他。使他安睡着回復些精神。或者今天可以轉機些也未可知。我們且在這裏談談罷。子安點首道。不差的。伯母既是睡着。自然不便去打擾他。有病的人睡眠。是無上的補劑。我在昨天傍晚到海濱上等候你。直到曠黑才回去。對於你此次的失約。早料定有什麼事故發生。否則決不會輕易失約的。那知道竟不出我的所料。不過疾病是人之常事。伯母現在雖然遠和着。總有全癒的時候。你不必過於擔憂。自己的身子。也須保重。才是論到處境。你到底還勝我多多。我現在要找一個抱病的母親。還不能夠得到呢。像我

濱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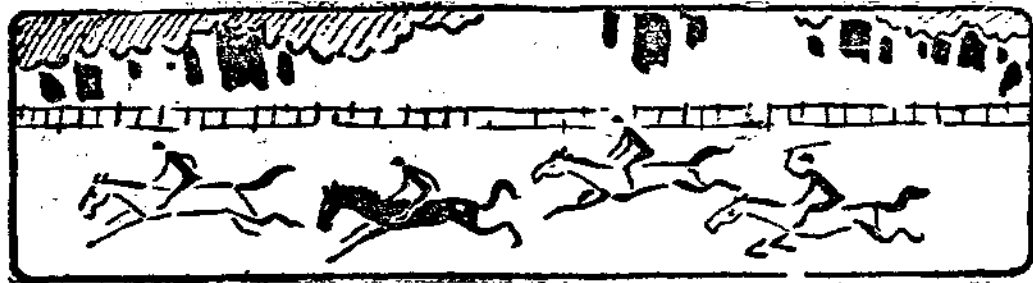


海

濱

一〇

這。種。畸。零。的。人。活。在。世。界。上。也。是。無。味。(微旨)究竟你母親好了以後。你依舊可以沐
着慈愛的恩澤啊。說着眼。稜。裏。早。就。潮。濕。起。來。忽。又。想。道。人。家。正。為。病。人。担。憂。着。我。無
端。一。大。早。在。他。們。家。裏。下。淚。做。出。這。種。不。祥。的。樣。子。很。不。是。道。理。當。下。便。忍。住。了。不。使
眼。淚。流。下。來。一。面。立。刻。把。手。巾。來。揩。拭。曼。雯。聽。了。子。安。這。一。套。話。頓。覺。得。幼。時。聽。得。母
親。所。說。子。安。是。個。可。憐。的。孩。子。的。話。很。鮮。明。的。從。心。上。泛。映。出。來。又。看。了。他。現。在。的。情
形。格。外。見。得。可。憐。眼。睛。不。知。怎。的。一。來。也。就。禁。不。住。流。出。淚。珠。來。心。想。我。雖。然。還。有。一
個。母。親。存。在。着。可。是。照。現。在。那。樣。的。病。勢。難。保。沒。有。意。外。要。是。我。母。親。一。死。便。和。子。安
一。樣。的。可。憐。了。究。竟。他。還。是。個。男。子。我。這。在。弱。無。能。的。女。子。結。局。比。他。一。定。還。不。如。那
才。是。活。着。無。味。了。(微旨)忖。到。這。裏。便。深。長。的。一。嘆。道。子。安。哥。我。們。總。是。一。類。的。不。幸
者。我。要。是。先。我。母。親。而。死。這。才。是。較。勝。於。你。否。則。要。和。你。一。樣。還。恐。求。不。到。呢。子。安。點
首。道。以。後。之。事。正。難。逆。料。我。們。大。家。拚。着。此。身。看。那。天。心。到。底。如。何。發。付。我。們。罷。(微
旨)說。罷。忽。的。站。了。起。來。道。我。現。在。要。回。去。了。等。回。兒。再。來。聽。伯。母。的。病。罷。曼。雯。這。才



如夢初醒。覺得現在還在晨間。他一定不會用飯。便留他道。子安哥在這裏用飯罷。大約你一起身就跑到這裏來的。一定還沒有用過早餐咧。子安道。你們家裏人手少。伯母又病着。我不忍來攪擾你。我回去也是一樣的用飯。你別留我了。等回兒再來瞧伯母的病罷。說罷。便匆匆的走了。其實子安今天來得這麼早。因為他昨天晚上猜想曼雯一定有了什麼重大的事故發生。所以會失起約來。夜來反覆揣度。竟致失眠。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跑到曼雯家裏來問訊。這那裏是曼雯所能猜想得到的呢。（未完）

浣溪紗

劉宜閣

▲七夕小雨

莫向針樓乞舊盟。聰明終自怨他生。誰教清淚溼飛絳。天下不愁雲步步。
人間偏恨水盈盈。娟娟風露忒多情。

七星牌香烟



一致贊成

上等社會

這是很著名的
 七星牌香烟
 姐姐帶一罐
 路上吃去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抱竹紀聞

狷庵

中國所在多仙佛肉身。彼教謂皆得道者也。然儒者初不之信。見者亦不甚。以爲異外國人。願絕重之。倭人或從中國竊負而致之國中。號爲木乃伊。余初不曉其義。問之習日語者。則曰。此彼所以名上古僂屍者耳。然不能言其命名所自。頃閱潘永因宋稗類鈔。乃得之。其卷八。疆索篇有一條云。一。回回地有七八十歲老人。自願捨身濟世者。絕不飲食。唯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斂以

石棺。仍滿用蜜。浸志歲月於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之。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乃知其名出於此。然其事與得道之真身不類。蓋特假以爲名耳。潘氏此條。不知出宋人何書。俟更考之。藝文類聚卷十引隨巢子云。昔三苗大亂。天命夏屬於元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富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

抱竹紀聞

不天。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
「云云。余讀之。乃知俗所謂福祿壽三星者。蓋本於此。隨巢子學墨者也。墨學明鬼。故有此說。可謂誕妄之尤。

世俗皆謂北斗司人壽命。故道家禮斗甚虔。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卷十云。「南史袁尹正傳。北斗君亦非天之北斗。真誥云。別有北斗君。以司生煞。」此說世人鮮有知者。

宋釋居簡北澗文集中有湖隱方圓叟舍利塔銘。爲釋道濟作。卽世所傳之濟顛和尚也。湖隱方圓叟。皆其別號。亦足以備異

聞。

天中記卷十八引襄陽傳云。「漢末諸蔡最盛。蔡諷姊適太溫張溫。長女爲黃承彥妻。小女爲劉景升後婦。媚之姊也。」據此。則孔明之婦乃劉表之姨女。蔡媚之甥。然則劉琦之求自安之計於瑯琊人諸葛亮也。殆亦以相與有瓜葛歟。孔明之在荊州也。不聞與蔡媚往還。亦未嘗爲劉琮畫一策。蓋薄其爲人鄙夷不屑耳。此昔人考證史事者所未嘗言也。

施耐菴水滸傳以宋淮南盜宋江三十六人姓名事蹟附益之爲一百八人。成此書。



考宋江等姓名見於宣和遺事及癸辛雜識續集。雖其間略有異同。不可謂之無稽也。其後羅貫中因宋史有知亳州侯蒙上言江才必有大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之語。遂撰後水滸謂江降後討平四寇。金聖歎評點水滸。極口詆之。以余攷之。貫中之說。亦自有本。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二。引中興姓氏奸邪錄云。宣和二年方臘反。以童貫爲江浙宣撫使。使領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軍二十餘萬往討之。此非宋江招安後將兵討寇之證乎。畢氏續通鑑卷九十三。

鮑竹紀聞

方臘陷睦州條下攷異。以臘叛在宣和二年。而宋江之降。在三年。不取其說。余謂宋江之降。雖在宣和三年二月。而方臘之擒。則實在是年四月。尙在江降之後。安知當時不用侯蒙之言於江之降。卽令赴童貫軍前。效用乎。奸邪錄綜其從征之人。而終言之於義。未爲害也。會編卷四十七。又引靖康小雅云。种師中援太原。賊遣重兵迎戰。招安巨寇楊志爲選鋒。首不戰。由間道徑歸。此豈卽梁山泊之青面獸耶。續通鑑卷一百云。趙野領密州棄城去。杜彥時據密州。乃與軍士李達吳順謀追執



野鬻之。是又一黑旋風也。其時又有盜名董平。又有張用之。妻名一丈青。水盜邵青之黨。有孫立。均見北盟會編。與水滸人名。何其巧合也。此皆近人作小說考者所未言。故詳考之。

三湘之人。好以薑鹽二物與茗同淪湯飲之。號爲薑鹽茶。余嘗笑其煞風景。頃讀宋陳鵠者舊續聞卷八云。「東坡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耳。鹽則不可。東坡之說如此。不知今

吳門毘陵京口煎點茶用鹽。其來已久。卻不會有薑者。風土嗜好各有不同。乃知此風唐時卽有之。至宋已不行。不知何以相沿至今。疑東坡及陳鵠特就所知風土言之。未必當時遂無此俗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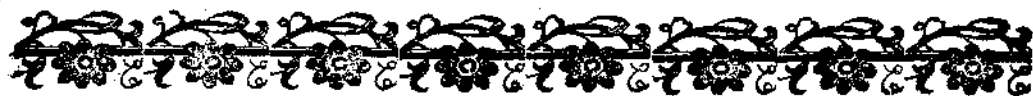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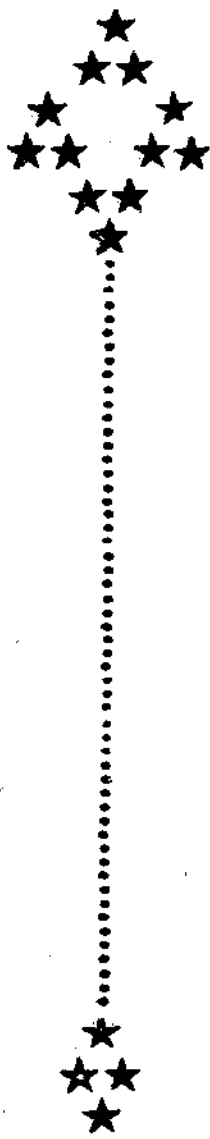
桐城姚伯昂（元之）閣學。著有竹葉亭雜記八卷。其第三卷有一條云。「聞番人言紅毛國中水火皆有專家。只許一家賣火。一家賣水。無二肆也。人家夜不舉火。至晚鬻火者能令室中自明。無俟燃燭也。飲水亦先告鬻者。屋宇皆有水法。水卽日至。無俟擔桶也。夷人多巧工。此語或不虛也。」



按此。卽。今。之。電。燈。自。來。水。耳。姚。道。光。時。人。其。時。中。外。尙。未。大。通。聞。人。傳。述。而。不。能。言。其。所。以。然。故。其。詞。之。詭。詭。如。此。大。似。鄉。下。人。談。城。裏。事。度。當。時。腐。儒。讀。其。書。未。有。不。河。漢。其。言。者。乃。知。攷。據。家。居。今。日。而。言。三。代。制。度。其。必。不。能。盡。合。大。率。類。此。矣。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卷五云。「舊說薔薇水乃外國採薔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實用白金爲甌。採薔薇花蒸氣成水。則屢採屢

蒸積而爲香。此所以不敗。但異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其外。然香猶透徹。聞數十步。灑著人衣袂。經數十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素馨茉莉花爲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真薔薇水猶奴爾。」此卽今花露水之類。中國當宋時。粵人已能仿造矣。



上海國華化學製品廠

鄭平叔宣言

平叔前任粹華製藥廠製造部主任歷年凡五首先創製各種配藥水以及杏仁精清血片五滴水等極荷各界獎許不幸粹華於甲子端午節前登報招盤全局變動平叔對於粹華製藥部經營一切事宜亦於此時告一結束原期返我儒服養息家園乃二三故舊仍以製藥事宜相督責組織國華化學製品公司平叔未便固辭祇得精心研究加工製造另出國華杏仁精國華淨血片國華無毒拾滴水國華外科皮膚聖水等以應世此後平叔對於粹華各藥毫無關係各界諸君如與平叔有相知之雅願購服平叔所製之藥者請向國華公司接洽為荷

民國十三年陰歷甲子端午日

鄭平叔製國華杏仁精之試驗法
取玻璃杯一只。注國華杏仁精少許。將痰吐入。以玻璃攪之。痰即漸行消化。久之成如蛋白衣之微點。毫無膠黏性矣。故國華杏仁精。可稱為化痰之聖藥。

鄭平叔製國華淨血片之法
凡痔瘡惡癰。痔漏淋濁。以及紅齒痛細微之症。均係血液不清。濕熱鬱積所致。國華淨血片之功用。能清解血熱。使菌毒等物。均由大小便而出。無所患之人。常服一二片。則全體暢快。諸病不生。有所患之人。每服五片。至十片。則宿疾排泄而出。其患自愈。有烟癮者。潤便最要。其服之尤宜。

每瓶六角

上海開北虬江路一九一號國華化學製品廠出品
代售處各大藥房各大百貨店紙烟店

軍人淚

湯筆花



天冷了。半空中彤雲佈得密密的。那無情的寒風吹得呼呼地响。雪花似拳頭般大的飛將下來。這時候趙仰雲家門外坐着一人。截去一腿。好像乞丐模樣。凍得渾身發抖。嘴裏不住的呼着天呀……好男不當兵……他一個人自言自語。好像發瘋一般。後來嗚嗚的痛哭起來。那時候風亦格外吹得响了。雪也分外下得大了。

壁上的時鐘正鳴着十下。趙仰雲還和他愛妾睡在。仰雲是鹽商發財。着實多了幾個錢。只因年近花甲。



尙無子息。所以很立願行善。爲人到極忠厚。聽說有人危困。無不仗義救濟。如今聽說門外有乞丐坐着。天氣又這般的冷。他不覺動了惻隱之心。卽忙披衣下了樓梯。來到門外看個明白。但見門外坐着的人。嘴裏還聲聲口口叫着天呀……好男不當兵……

仰雲上前問道。你這人爲何這般模樣。爲什麼口口聲聲叫着好男不當兵呢。你有什麼冤枉。不妨告訴我。或者我可以幫助你一些。那人見了仰雲。叫了一聲老爺。深深的作一個揖。仰雲憐他在門外太冷。吩咐阿二叫他到裏面說話。於是那個乞丐滔滔不絕的和仰雲談起來了。

唉。老爺呀。想我韓有才。亦是門第出身。只因父母去世。家貧如洗。從小亦曾讀過幾句書。怎奈沒有人提拔。眼看就要餓死。沒法子纔去當兵。唉。說起當兵。真叫我好恨呀。說到這裏。他不由的痛哭起來。說一句哭一聲。聽了直叫人心酸。後來他繼續說道。我當兵的時候。就是什麼某派和某派的軍閥開戰的當兒。我是在某派軍隊裏當一個小



兵。這。時。候。衣。食。住。三。樣。都。和。牛。馬。一。般。這。亦。是。我。們。當。兵。應。有。的。待。遇。等。到。第。一。次。和。敵。軍。交。戰。我。穿。了。軍。裝。背。了。洋。鎗。鼓。着。勇。氣。混。在。軍。隊。裏。拚。命。的。向。前。猛。進。那。時。候。敵。兵。利。害。得。很。把。我。軍。打。得。大。敗。這。第。一。次。出。馬。就。遇。着。不。利。我。心。裏。老。大。的。不。歡。我。們。軍。隊。裏。的。兵。都。是。橫。行。不。法。姦。盜。搶。劫。無。所。不。爲。想。不。到。我。亦。會。和。這。種。狐。羣。狗。黨。爲。伍。真。叫。人。羞。極。恨。極。怎。奈。事。到。其。間。悔。亦。無。用。到。了。第。二。次。開。戰。我。依。舊。奮。勇。往。前。不。料。猛。不。防。呼。的。一。聲。敵。軍。飛。來。一。彈。中。了。我。的。左。腿。那。時。我。負。痛。而。逃。被。隊。長。瞧。見。責。我。沒。中。用。就。拿。着。刺。刀。將。我。腿。上。一。刺。可。憐。我。那。裏。受。得。起。痛。苦。當。下。就。倒。在。地。上。後。來。幸。虧。紅。十。字。會。救。濟。隊。前。來。將。我。救。去。醫。治。醫。生。說。這。腿。已。沒。用。了。就。用。了。悶。藥。將。我。腿。割。去。直。等。到。創。口。好。了。出。了。醫。院。身。旁。分。文。沒。有。怎。生。是。好。沒。奈。何。去。求。見。軍。官。要。求。犒。賞。誰。想。軍。官。非。但。不。肯。并。且。把。我。揮。之。門。外。可。憐。我。那。時。無。家。可。奔。無。路。可。走。沒。法。想。了。除。了。沿。途。求。乞。之。外。沒。有。第。二。條。法。子。唉。老。爺。呀。我。如。今。纔。曉。得。好。男。不。當。兵。呢。說。罷。他。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仰雲聽罷。不覺斗的落下幾滴眼淚。大罵軍閥。怎樣無理。打了勝仗。他們加功升級。打了敗仗。把小兵的性命當作兒戲。實在可惱得很。說罷。嘆息了一回。立刻將這殘廢的韓有才。介紹到貧民工廠裏面。作工度日。比較當兵。是好得多了。

常識談

桂 碩

茲閱西文書籍。見有常識數則。頗有興味。特為譯出。以供閱者指政。

人之步履。每小時約行三英里。
 馬每小時能馳七英里。
 慢流之河水。每小時可流三英里。
 急流之河水。每小時可流七英里。
 溫風。每小時能吹七英里。
 暴風。每小時能吹卅六英里。

大颶風。每小時能吹八十英里。
 毛瑟鎗彈之速率。每小時能達壹千英里。
 電力。每秒鐘能達二十八萬八千英里。
 世界之方言。約有二千七百五十一種。
 千里鏡。發明於西歷一五九〇年。
 時錶。創造於西歷一四七六年。
 人之壽數。平均每人約計卅一歲。
 新聞紙。於西歷一五八八年。創版於英倫。



單戀者的哀音

陳·飛

瘦紅生在這幾星期以來。神思恍惚。語無倫次。雖是新病初愈。却更瘦得不成模樣了。從前他碰到傷心的事。便痛哭一次。痛哭的時候。把他滿眶子。富有情液的熱淚。盡量地傾瀉出來。他犧牲了眼中許多的熱淚。便改少了心頭不少的悲悶。但是他眼淚是有限的。他的斷腸史。却正多着。他呢。又是一個富於情感。失意情場的青年。平時踽踽獨行。無意中看見一草一木。每易惹起他無限的悲感。賺他不少的淚水。他有限的眼淚。夠幾次傾瀉呢。他遇到一件傷心的事。便痛哭一次。一次次的把固有的淚痕。去洗除他心頭的悲哀。不到幾時。便把眼淚流盡。現在的瘦紅生。他碰到傷心的事。真個欲哭無淚。惟有長嘆數聲。或是苦笑一陣。當他悲哀失意的時候。愛神早離開了他。魔鬼却乘着這個當兒。多方

來引誘他。引他入那自殺之途。和死神握手。但他心裏雖然悲哀。却還有自主的能力。不受魔鬼的煽惑。魔鬼沒有法子。便引避了。同時那萬惡的高桂英。也多方來引誘他。要他和伊親熱。使片面的單戀。一變而為雙方的情愛。可是他雖然情場失敗。却情鍾於一。毅然拒絕不受她的假情義。桂英鬼計已窮。便很沒趣的跑了。瘦紅生見他走後。苦笑了幾聲。嘆着說道。情場為孤立之小島。不容第三者立足。……天下之愛我者。即天下之害我者。桂英你少施些惡計罷。片面的單戀。是沒用的。任你怎樣。怎樣。我總不能以愛綺雲的心。拿來愛你。桂英！你屢次用許多惡計。來破壞我們。陷害我們。離間我們。結果——沒一次不失敗。為我們窺破於人。無損於己。有害。這樣下去。眼見你心勞日拙。你又何苦來呢。你離間我們。一次我們的愛情。越是濃厚。你的手段。越利害。我們愛情的團結力。却是天天增進。桂英。你為人格計。更不必多費心力呀。瘦紅生在一間佈置得很整潔的書室裏。正仰着頭。背着手。踱來踱去。不住地嗟嘆着。

天也會作怪。在那明月團圓八月十五的晚上。偏偏使一片片的黑雲。把月兒遮掩了。禁錮她的自由。

不使她從雲裏探將出來。拿她皎潔的光來。照遍全世界的人們。使個個人携着了手。走入那快樂之途。瘦紅生在這一天夜裏。真是百感交集。痛飲了幾杯酒。趁着微醺。拉開了園門。走到園裏。呆呆的望望天空。好久不語。在這個時候。他那枯燥已久的眼眶子裏。忽然流下兩行淚來。他大概沒有覺得吧。所以並沒有去拭。少停。那無情的微風細雨。竟不住的望着瘦紅生。吹來打來。他也全不覺得。只望着天空。很凄苦而斷續的發話了。

天呀。我的前途。竟是這樣黑暗嗎。神聖公正的天神呀。願你引渡我。引我向光明的路上。走去。不要使我長此在黑暗中摸索呀。

月兒呀。你不是要在那黑暗世界中。放一點光明嗎。爲什麼却被黑雲遮住了呢。你沒有這能力。拿這皎皎的光來。戰勝黑暗嗎。咦。你真胆小呀。

那無情的雨師風伯。聽了他的話。也會給他軟化。立刻停止他們的職務。躲入雲裏去。那多情的月姊呢。聽見了瘦紅生的話。被他一激。立刻把全身從雲裏湧現出來。對着他微笑。瘦紅生也笑了。但是一

分鐘後他臉上的笑容立刻變爲愁容。他又繼續說他的話了。

唉。去年今日。我不是約了綺雲在這裏賞月嗎。今歲呢。一同來玩月。人何在。心緒茫茫。思去年。回首前塵。怎不教我悽然欲絕呢。月姊呀。多情的月姊姊呀。你高掛在天空。不知雲妹妹。此刻在那裏做什麼。你總看見的。你怎的默默無聲。不告訴我呀。你是一面大鏡子。你何不把雲妹妹現在的一舉一動。攝入你那鏡子裏面給我看呢。

雲妹呀。你也忒膽小了。我也曉得你是很愛惜名譽。所以避我。你前次信中。還安慰着我。說肉體上的痛苦。總還不要緊。祇要精神上愉快便好了。我與你雖然因了特種障礙。暫時不能見面。精神上却仍聯絡我身。雖在此。我那一顆心。沒有一刻不在你這裏呀。在我寂寞煩悶的時候。得到了你的安慰。自然是很感激。但是感激自感激。悲哀自悲哀。我胸中的煩悶和悲哀。却並沒因你幾句安慰的話。而便減却呀。雲妹——你應該知道。真正的憂愁。是不能解的。明達如你。爲什麼稍受外界刺激。便忍心和

我分睡呢。去年在楊氏花園裏。我會記得和你並肩坐着。我看見荷池裏的一對鴛鴦。便指着牠們對

你說道。雲妹呀。你看牠們對對游泳。多麼有趣呀。我又看見花枝上的一隻蝴蝶。便指着牠們對你說。道。雲妹呀。你看牠們雙雙飛舞。多麼快樂呀。你聽了我的話。一陣紅雲。立刻飛上桃顛。那可愛的臉兒。上。因這一笑。那兩個酒渦痕。足有二三分深淺。我一來要看你憨笑。二來要說個爽快。便繼續說道。雲妹呀。我們人類。也能夠和那鴛鴦一樣成雙的游泳嗎。也能夠像那蝴蝶一般捉對兒飛舞嗎。你更加害羞低了首不發一語。我却全不憐惜你。還滔滔不絕的講下去道。雲妹妹。如果蝴蝶雙雙飛舞的時候。遇着大雨。那時候。牠們還依舊同是飛着呢。還是各走各的路呢。你那判斷力是很強的。當時便直截爽快的答道。我。牠們一定情願被雨打不情願離開。我聽了。說不出的愉快。便趁勢逼進說一句道。雲妹妹。我們倆但願也和牠們一樣。你聽了。蹙着我不說甚麼。但你的心彷彿。即是我的一顆心。我說了這話。我可以武斷一句。你一定默許的。一定是表同情的。但你當時却很怕羞。聽了我的話。亂以他語。並有意無意的對我癡笑道。紅哥。你看池內的荷花。開得多麼好看呀。我在這時候。便正色的咬嚼文字念道。「蓮出淤泥而不染。香遠益清。亭亭淨直。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你聽了。若有

所觸連連的向我點頭。我自己想想那一天的一事一物一言一動。在你我的腦海裏總可以得到很深刻的印像。永永不會磨滅。那裏知道因一桂英之故。你好像禁不起雨打。竟毅然決然忍心和我分離嗎。以後你看見池裏鴛鴦。花中蝴蝶時。不是要心碎了嗎。我常常說的。說你是一朵嬌艷欲滴的鮮花。天天的擁護着她。誰又料及。竟是不能永久呢。不錯。花好便凋。月圓便缺。人老則死。這均是自然界千古不易的定理呀。我又何必多想一想呢。我從前享盡人間的艷福。現在由快樂而到悲哀。所受的痛苦。便是應得的代價。還要去恨誰呢。不過以我個人而想及雲妹妹。我心中何等難受。她要是也瘦得和我彷彿。病得和我一樣。我如何對她得起呢。……他一口氣說到這裏。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繼續說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桂英這人。我早瞧她不起。因她心術險惡。手段欺詐。所以她多方向我纏繞。我是略不假以辭色。她也自覺沒趣。幾次以後。便絕跡不來了。她不來胡纏。大好大好。可是在這當兒。我又想起親愛的雲妹來。因我的心裏。祇藏着一個雲妹妹的玉影。我很願犧牲像桂英一般的女友。那怕千個萬個。我都願意。我祇求和雲妹妹一人。天天聚首。有談有笑。過那快活的日子。又那裏

知道我的癡願都成泡影呢。我自己想想也不大明白。桂英的臉子也還算美麗。桂英的衣飾也還算講究。桂英的學業也還算不錯。她這麼一個人走到我面前來。我總要作嘔。祇有親愛的雲妹妹。她可算是我的巾幗知音。我精神恍惚的時候。一見了她。立刻會清醒過來。這一半是她的可能。一半却是我情之所鍾。遂出於不自覺呀……雲妹妹呀。得一巾幗知交。我也可以死而無憾了。雲妹妹——雲妹妹。我以前爲了你痛哭。——流血。——臥病。——不食。——去歲險些兒又葬身火窟。現在呢。弄得淚盡眼枯。積憂成疾。爲誰憔悴。我的心靈雲妹妹你總該知道呀……最後我和你這一次的見面。我記得是在海濱的大觀亭內。談得沒有數句。見東北上島雲突起。我便促你回家。點頭分別。誰知道就此一別。竟成永訣。咫尺天涯。再也不能見你的面。你那聲容笑貌。當然再也不能看見。聽見了。這分明是天公惡作劇。不然既生了綺雲妹妹。天地間更何必再要有瘦紅生其人。既有了瘦紅生。何必叫愛神張着兩翼趕他走入情海中去呢……唉！雲妹妹你看我多麼可憐呀。

月兒是深知人間一切的。她聽瘦紅生的話。聽到這裏。不願意再聽下去。便靜悄悄的。也不向瘦紅生

作別。逕躲入雲裏去了。但是悲哀和失望的瘦紅生却依舊站着。不一刻雞啼了。天漸漸地亮了。旭日初升。曉霞成形。把池子裏照得通紅。瘦紅生這時覺喉頭奇癢。啞的一聲吐出一口鮮紅的血來。落在地上。和朝曦相映成趣。

矛盾錄(一)

黃道扶

某君乃予之患難交。予每至窘困時。必向彼。擲借。彼待予亦非常客氣。無一次不饜予以閉門羹。某處有禮拜堂一所。計有和尚百餘。每值清明時節。耶穌教徒之往進香禮佛者。頗

不乏人云。

予最愛讀滑稽小說。因每讀至悽慘處。予輒為之泣下也。某登徒子。常喜與村嫗醜婦攀談。如在途中。遇有美貌婦女。之注視。則嬌羞不勝。弗敢仰視云。

家 離

——我 恨 劉——

他是專制家庭下的敗仔。歷劫情場底失戀者。終日做着單調生活。過着乏味光陰。所以他覺得自己的環境十分惡劣。便立意脫離這種家庭。借着避暑的原因。忍心拋棄了仁慈的母親。親愛的嬌妻。到烟臺去了。

許多親戚朋友。聽着周雪波出外的消息。大家心裏都十分奇怪起來。以為雪波雖然從小死了父親。但遺下的財產。足足有十多萬。況那財政權。完全在他一人手中。雪波又是個儉樸的少年。推想起來。他一生也喫穿不盡呢。更兼他結婚還沒有到半年。正是燕爾新婚的時候。為什麼要拋離鄉井。孤清清獨自一人到外埠去。嘗那天涯游子的滋味。委實令人莫明其妙了。所以大家紛紛猜着。總不知他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啊。

★ ★ ★ ★ ★

經了許多時候。纔給人家探聽得個中底細。原來周雪波今年不過二十歲。生得齒白唇紅。身長玉立。是位風度翩翩美少年。他學貫中西。天生情種。常常沒事的

家

一



當兒想着自己年輕學富。將來苟得一位才貌。雙全的女郎。做自己的夫人。那末。紅袖添香。閨房唱和。其樂真南面王也不易啊。誰知他父親。伊結婚之後。不妨叫伊繼續去求學。現在何必去吹毛求疵呢。

★ ★ ★

生前的時候。已經替他訂下了一門親。是海上富紳陳家的二小姐。芳名叫做媽珠。自從父親死後。一向不曾提起過。今年春間。他母親見兒子已經長大。便提議結婚了。雪波聽着這樣的消息。不禁大吃一驚。但他平時很孝順的。倒不敢反對他母親。只得任九州之鐵。鑄成大錯罷。後來探聽得未婚妻。生得倒也過得去。現在女學校裏讀書。那一手刺繡。無論什麼山水人物。伊繡出來。總是栩栩欲活的。雪波想着。將來和伊。紫霜見着他風流倜儻。常常讀他的著作。跑馬般光陰。過得很快。不知不覺。雪波已經結婚了。他覺得媽珠的性情。和自己不大和洽。學問也平常得很。所以令他非常灰心。便終日獨自埋首在書室裏。專心著述。發刊在雜誌報章上。對於專制婚姻。被他不遺餘力的攻擊。所以倒引起社會許多人注意着。這時候。他和程紫霜女士認識了。程女士是媽珠的同學。伊的學問很好。性情非常和藹可親。所以雪波很多慕伊。紫霜見着他風流倜儻。常常讀他的著作。



已欽佩得五體投地。况伊的家庭。是很開通的。來發生重大變化。一定很危險的。不如立刻將沒有絲毫頑固的習慣。所以伊在交際場中奔走。認識的男朋友。倒也不少。無奈沒一個性情投契的。自從和雪波認識了。每逢閒暇的時候。伊嫁給人家。也可了却向平之願。所以便不徵求紫霜的同意。硬把他許配人家了。

便到雪波家裏。和他清談。一個雖然小姑居處。猶是無郎。但一個早是使君有婦了。他們以為大家不過是朋友。不會發生什麼變故來。那知相處日久。由愛生戀。漸漸有了愛情。可恨那愛神也硬生生把他們推進情網。牢不可脫了。唉！狡猾的愛神。又何苦如此呀！

閉戶讀書罷。然而每逢春花秋月。觸景生情。他不覺書空咄咄。常常咳聲嘆氣道：「唉。恨不相逢未婚時……」

狡猾的愛神。又何苦如此呀。

★

★

★

紫霜女士的父母。不知怎樣。竟得着了些風聲。幾個很知己的朋友。見雪波這種舉動。恐怕他以爲女兒年紀也不小了。像這樣遷延下去。將發生精神病例。所以便邀他到歌場走動。雪波



以爲品茗聽歌。消遣感懷。到也很好。這樣一來。歌臺舞榭。每天總有他的踪跡了。這時候。有位歌女花翠舫。伊淡淡的春山。盈盈的秋水。一串天副珠喉。歌來珠圓玉潤。嘹亮非常。雪波自然很看重伊。便撰文贈詩。捧伊起來。一登龍門。聲價十倍。花翠舫的芳心裏。也暗暗感激他。後來

也不答應我娶一個優伶。真是無可奈何了。花翠舫聽得。知道沒法挽救。希望絕了。也和他疏了許多。沒有從前那般親熱了。周雪波受着這許多刺激。所以便決意離家了。雖經他母親妻子苦勸。也尙作耳旁風。一些也不理會。

大家認識了。雪波曉得伊的身世。和自己環境差不多。便發生同病相憐的感慨。不知不覺。相愛得火一般熱了。花翠舫覺得自己歌臺露藝。處處受着人家驅使。不如從早擇人而事。將來也有個歸宿之地。便常常窺探雪波的意向。有一次。他說道。無論我是使君有婦。便是我母親

記得那一天。大約在五點多鐘的時候。那琴開往烟臺的商輪。正電掣風馳般趕往他的目的地。這時候。天晴氣朗。波平如鏡。那商輪的甲板上。正坐着許多乘客。在那裏閒眺。只見那蔚藍的天空。萬里無雲。碧綠的海水。也滔滔不任物



流着。還有許多海鷗。飛翔上下。多麼自由。這當兒。那輪船一往直前。震得搖搖蕩蕩。周雪波覺得好似兒童時代。睡在搖籃裏。慈愛的母親不住的搖着呢。但雪波這次乘輪出外。還是涉世第一次罷。他平日在家裏。舒舒服服。食用慣了。那知航海的風濤險惡。所以他坐在甲板上。受着船身的震盪。便坐立不安。有些頭暈眼花起來。胸中似乎有許多物件。碰礙着。忽然間。心上一陣作惡。把昨天夜裏所食的東西。完全嘔吐出來。狼藉滿地。起初一次。倒還不得什麼。後來接二連三嘔了幾次。他竟支持不住。只得喚茶房扶他進艙房內。臥在床上。心中委實難過。

得很。輪船上的幾個茶房。正往來忙着。也沒有工夫來盡心服侍他。

雪波覺得無聊得很。腦海裏的思潮。也陣陣湧上來了。回憶自己從前在家的時候。不過微微有些頭暈。感受了些寒氣。母親便要求神問卜。媽珠也煮藥遞茶。衣不解帶的服侍着。噓寒問暖。多麼體貼。我平時對伊的愛情。委實是很淡的。現在想起來。委實對不起伊啊……紫霜女士對我非常愛好。可惜受着專制家庭的強迫。不知伊還見得我嗎……花翠舫究竟是個倡門之女。那裏會知道愛情。不過眼看我年輕財富罷了。青樓中畢竟非言情之地。我將很純



離家

潔的愛情灌注在他身上委實太不值得啊……
：唉我如今纔覺悟從前的種種了以後當檢
束身心來愛我的妻子了——媽珠妹啊——
你的一生完全已付給我了我自當盡力來保
護你然而我從前的罪惡不知能夠饒恕我嗎
唉我現在懺悔了

過了幾天船已經到烟臺了雪波竟不登岸依
然趁着原船回到上海許多親戚朋友益發覺
得離奇極了他的母親妻子見了自然喜出望
外很慇懃的問他風塵勞碌嗎爲什麼這樣快
的回家呢雪波聽了只點點頭微笑不語

★

★

★

六

天晚了華燈初點周雪波和媽珠女士吃完了
晚餐大家坐在閨房的沙發上休息他一面把
桌上那座百代留聲機開了一面却逗着媽珠
手裏的孩子說笑媽珠道「快快將留聲機停
了讓我來按一會鋼琴罷我已經許久沒有玩
呢」雪波聽着立刻把留聲機關了伸手來抱
他兒子那孩子雖然不曉得什麼却徧徧強着
雙手攬着伊的母親低下頭來不睬雪波沒法
不覺急起來媽珠笑道「乖孩子快快給你爸
爸抱一陣明天一定賣糖果給你喫呢」那孩
子聽見有東西吃便張開了兩手嬌聲呼道「
爸爸抱我……抱我……」雪波登時便抱了



他向那粉嫩的小頰上親了個吻。

雪波似乎想起了一件心事，微笑對伊道：「媽

珠妹，我那次離家，委實是增進我們倆愛情的妙劑咧。」媽珠答道：「好，不知誰給你這個教訓。」

這時候，鋼琴丁丁東東的聲音，隨風散佈出來。

那一室中也充滿了快樂的空氣。

★ ★ ★

現在雪波已經有二個兒子，一個女兒了。許多親戚朋友都羨慕他好福氣。但他總說道：「我那次離家，是增進我倆愛情的妙劑咧。」

矛盾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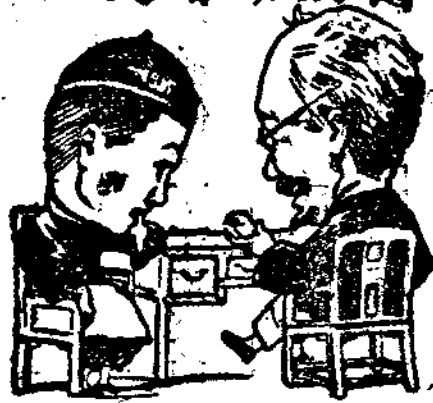
黃道扶

樗蒲客曰：予暇時最喜與吾友張君二人賭博。因子等每戰皆勝，從未有一人敗北。不數年，予等不將面團團作富家翁耶。腐儒曰：予胸藏萬卷，視功名富貴如鏡花水月之容易捉摸耳。

予每至夕陽東下時，恆至城市散步。呼吸新鮮空氣。若在鄉村間，則車馬奔突，叫聲喧嚷，且煤烟塵沙飛揚，左右殊有礙衛生也。赴友人約，最好乘小車，以其瞬息千里，絕非彼迂緩之汽車所能及。其萬一也。

備用清導丸

閣下所患痔症



痛苦如何治法

素有經驗之名醫必謂患痔症者若遇大便秘結為害更甚
 因有痔症者往往限於大便且便後痛苦非常膿血淋漓難
 以收工此等痛苦即須連服紅色清導丸數次以潤大便自
 必消除蓋是丸藥性和平功力出自天然能使逐日大便通
 暢有序則痔瘡自能收工乾燥全愈也東三省田莊台福聚
 興號李松泉先生來書云鄙人前患痔瘡一症曾經醫藥雜
 投終無效果及試服紅色清導丸果然立即效驗耐心連服
 竟獲全愈今已完全除根矣感無以報特贊數行聊表謝忱
 紅色清導丸專治大便秘結 肝火上升 胆汁不調 疾
 病頭痛 肝經失調能使口氣芬芳皮膚光潤且免痢疾腹
 瀉之患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郵寄郵票大洋六角至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六
 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酒肉朋友

郭用和



褚志大自從他父親去世之後。他就擁着五六萬的遺產。廣結着三朋四友。整天價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胡鬧。平均算他每日浪費的數目。少說些。也有一百塊錢呢。他母親鄭氏。是個很節儉的賢母。瞧着兒子這一種浪費濫用。實存有些過不去。屢次要想勸他呢。又因爲是獨養兒子。溺愛慣的。所以每每裏欲言又止。有一天。志大又要在家里請酒了。他母親是司空見慣的。本來沒有什麼希罕。不過這一回。他實在瞧不過去了。方纔叫志大進去。和顏悅色的對他說道。兒呀。你今天又要請什麼客麼。志大道。是的。娘。喚我有什麼話說。鄭氏道。要緊話沒有要緊話。祇因你父親去世不到半年。眼見你天天三朋四友。整天價胡鬧。你想你父親交下來。祇有五六萬的遺產。祇可以過過溫飽。若使像你這般浪費。這些些薄產。怎



禁得磨呢。志大聽了。就露着不豫色答道。媽。你有所不知。現在要想在社會上做事。那裏缺得來朋友。但是要朋友知己。無非要天天應酬他們。喝酒吃茶。這纔可以親熱呢。鄭氏道。朋友呢。我並不是叫你不打伴。祇因現在的朋友。無非是些酒肉朋友。若使要想他們幫助。幫助便休想了。志大道。媽。你不要誤會。我這幾個朋友。決不是酒肉朋友。他們時常對我說。「你有了什麼難事。我們總當盡些綿力。」所以我很信任他們。這一般朋友。媽。你不要誤會。鄭氏聽了。就道。你的話我明白了。現在你叫大不大。叫小不小。也有二十多歲了。正在喜交朋友的時候。也難怪你這般心熱。但是你我所說的話。誰是誰非。現在還沒有知道。我有一個法子。可以使你漸漸的明白。聽不聽隨你。若使你肯聽。那麼你走近身來。我告訴你。志大聽了。就走近他母親前面道。母親你說吧。如果有好的法兒。爲兒的也願意聽的。鄭氏聽了。就附着他兒子耳朵說道。你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那麼你試了他們一試。總該知道了。志大聽了。也笑了一笑道。既然媽好意。我就如法泡製吧。

第一飯店樓上第五號裏。坐着許多客人。坐在主席裏的。却是褚志大。但是他穿得很樸



實不像以前那樣奢華了。這時坐在他左邊那個客人對志大說道。志兄我們大約有幾月不見了。你身子好麼。今天如我們不來約你。恐怕你又不出來了。端的是什麼意思呢。說完笑了一笑。狂吃他的烟捲。志大聽了。很露着躊躇的神氣。說道。偉兄並不是我不肯同你們作伴。實在……實在我因為有一種特別原因。所以不能奉陪。于偉之道。志兄。我們都是知己朋友。有什麼不可說。這時席面上的幾個朋友亦這樣的說着。志大道。朋友果是知己。但是我確是有一種特別原因。改日再對你們商酌吧。此時酒快要吃好了。這幾個客人見志大這樣神秘不肯說。也不好意思再強他說。不過各人總懷着一種疑竇罷了。

褚志大家中又請客了。但是這次的請客。比上次儉樸得多了。這時朋友們也已經到齊了。褚志大一看。就舉着酒壺斟酒說道。今日澹酒薄肴。大家別客氣。入座吧。大家聽了。也不客氣。紛紛入座。座中第一個發言的是于偉之。他對着志大說道。志兄。今天承賜的請柬上。旁邊却注着「今為要事相商。務懇勿却。」不知有什麼要事。衆人聽了。也露着笑



容齊聲說道。爲此我們非常懷疑。可否請志兄趕快說麼。志大聽了。也就答道。兄弟今天請諸位來敘敘。不爲別的。却要和你們商量一件叫大不大。叫小不小的事。不知道諸位能允許我麼。衆人聽了。都道快說快說。我們力所及的。當然答允。快不要給我們看悶葫蘆吧。志大道。既經諸位允許。我就說了吧。兄弟自先父交下來的遺產。多的時候。也有這麼五六萬。可是這幾年裏不知什麼。竟用完了。說這句話時。志大用極底的話。說着。本來還可以敷衍敷衍。可是上月接到家伯的一封信。謂現在代我在京中謀了一缺。叫我趕快進京。你們想。自這裏進京。少說些旅費和一切的費。也要千數洋錢。況且我們要全家搬去的。那更不必說。這筆款子。我因爲太大。想了幾天沒有法子。後來我們家母說。不若去和幾位知己朋友設法設法。況且你的朋友。多是有錢人家。沒有想不到之理。我當時聽了。也以爲然。所以今天請你們到舍間來敘敘。不知道諸位心中怎樣。這麼一來。弄得這一般朋友。都你看我。我看你說不出一句話來。約莫過了刻把鐘。這才聽得一個人說道。論理呢。我們是應當設法維持。怎奈我面子上果然鬧鬧着。其實却同你一般呢。衆



人聽了都道守臣別客氣。像你這人要說窮。我們這般人更窮了。這時志大見這些朋友臉蛋子上都露着一種不豫色和詐相。不由心中暗笑道。哈哈。原來真是「酒肉朋友」。要他幫助。都你推我。我推你。真不濟事呀。這時鐘鳴已十下。志大見這般朋友一個不肯援助。也不好意思去逼他們。況且他們都托詞要走。不是說我有事先走了。就是說恐怕家嚴呼喚。恕不奉陪了的。套頭都在腳底下。明白了。志大一面送客。一面肚子裏却暗笑着道。「原來是真果有錢時候的酒肉朋友。好不濟事呀。」自從這麼一來。褚志大的府上。竟不像從前的整天。三朋四友到他府上來鬧熱了。志大知道第一步的法子。已經使一般朋友真相畢露。墮了他的計中。他就要用第二步了。

距褚志大最後請酒的那天。約莫已經五個月了。那天的世界報上。忽地登了一則用大字很使人注意的廣告。據題是「褚志大鳴謝啓事。」說道。

鄙人

日前因公進京。辱荷京中好友。設筵洗塵。感激奚如。刻已公畢出京。瀕行又蒙殷殷至站相送。尤所銘感。比抵故里。又蒙戚友盛意。在一支香洗塵。予何人斯。竟蒙



戚友如此青睞。行裝甫卸。用函登報鳴謝。伏希公鑒。

這一條廣告登了之後。別的到不打緊。可是于偉之何守臣那一般人見了。實在使他們注意。當時他們曾經集了一般志大的舊友。開過一次會。大約說既經我們前次拒絕志大的借錢。約莫有四五個月不去和他週旋了。此番他得意回來。我們如何好意思去見他呢。後來于偉之說道。那又不打緊。現在潮流所趨。我們就在明日開一個權迎會。諸君以為怎樣。衆人聽了。都拍手贊成。開歡迎會的那天。志大果然蒞會。席面上這般朋友。無非你贊揚我恭維。但是褚志大卻暗裏好笑道。哈哈。又着了我的道兒了。「酒肉朋友」真不濟事呀。這麼一來。褚志大從此杜門謝客。同他的母親過那自由自然的日子了。

用和道。朋友並不是個個不好。祇要拿自己的眼力去看。像用和的朋友。不客氣說一句。個個都是頂括括的好朋友呢。



有母之兒

凌影女士

唐敏卿今年雖祇廿四歲。小孩子已經大小三個了。他的夫人莫素雲女士。雖然和他是從友誼達到戀愛而結婚的。不過那時是一時間愛情熱度衝動。巴不得就馬上達到結婚的目的。

敏卿是一個文藝界中的勞動者。他除了握筆作小說賺錢之外。沒有別的本領。然而當現在生活艱難。米珠薪桂的時候。所得款子不敷用度。他的夫人從前本是一位很高尚純潔的女生。不知怎的忽然改變了本來面目。竟和着那些公館人家的小姐少奶奶們爭妍鬪豔起來。敏卿是一個窮措大。怎能像那般大人先生們拿許多容易來的錢。給他們妻女去作妝飾品呢。他不能飽他夫人的慾望。得他的歡心。於是素雲對他漸漸的以一副冷酷而無情的面孔。常常想下堂求去。無奈她母家。是很守舊的。當她從前和敏卿愛情熱烈的當兒。已非她二老所願。經素雲不知費了幾許唇舌。纔能如願以償。現在怎肯許他們離婚呢。然而素雲她三個小孩子。究竟不忍輕意離開。所以她雖然想離婚。始終沒有成爲事實。

炎熱的夏天。一到夜晚。那般資本家。不用說得自然各和着各的姨太太們。坐了汽車。風馳電掣的洋場十里去兜風。可憐敏卿爲了吃飯問題。夫人的衣飾問題。小孩子們的糖果餅乾問題。只好握着一技禿管沙

沙的坐在火一般熱的一間小房間裏作他的文字生活。

他的夫人在隔房裏和她日常來往的一般小姊妹又麻雀。敏卿在隔房聽見劈劈拍拍的牌聲。躡在桌子上好像打入他心坎裏面使他非常難受。他還隱約聽見他夫人的口音說：「我今天運氣還算好。纔祇輸了三十塊錢。」他嘆了一口氣說：「唉。我不知又要費幾許心血了。」

素雲女士打完牌吃過飯之後到衣櫃裏取出一件玫瑰紅色的紗衫換上。對着鏡子微微的笑了一笑。和方纔來的那般少奶奶們上汽車去了。敏卿目不轉睛望着他夫人走出去。指着她的背後道：「咳。那紅色的。不就是我的心血嗎？」

他踏進他夫人宴客的房裏。祇見杯盤狼籍。亂七八糟。擺滿一桌。他那個三歲的孩子。跪在椅上。抓着桌子上的剩菜。儘量往口裏送。那個大的孩子。也拿了一杯飲殘的紅色桑子水喝着。敏卿發狂似的指着那隻杯子道：「這不就是我的心血嗎。你真算胆大了。竟敢喝你爸爸的心血麼？」他一眼看見那個最小的孩子。因為沒有本領爬到椅子上去。竟伏在地上尋別人丟掉的骯髒骨頭吃。他一把將他抱在自己懷裏。吻着他小頰兒說道：「你這樣也叫做有母之兒嗎。有母之兒是會如此的嗎？」小孩了不知他父親口裏說的是甚麼。只是望着他憨笑。

溫柔鄉

(續)

鈍根

第七回 一生經驗體貼芳心 三代衰麻希圖穢產

却說小黃包車一肚皮懷着鬼胎。生怕劉老四責問他在奧商酒樓和鄒老二做出那種醜態來如何對答。豈知劉老四最會體貼女人家心性。大凡女人所有不可告人的隱衷。他都能曉得。世界上那一個女人沒有一件兩件尷尬的事情。做男人的切不可追根究底。倘若問急了。徒然傷懷。感情於事實上。非但不能挽回。反而決撒。劉老四所以結識小黃包車的目的。本來並不要當他做正式老婆。希望他守甚麼烈女不事二夫的節操。但只要像古代的。朋友那麼。頑一個通財之誼。隨時指着個甚麼名目商量他三千五千。

也就下半身吃喝不盡了。再加小黃包車這時候正在得寵專權，手頭散漫的當兒，劉老二那裏捨得和他決撒？所以假作痴聾，到了明天見面，絕口不提那一回事情。大家模模糊糊的過去了。小黃包車心中暗喜，更覺得劉老四真是個知情識趣的如意郎君。從此兩口兒愛情益發濃密了。只可惜老黃包車當初好容易物色到了這麼一個好寶貝，生生被女兒奪了去。他老人家情場失意之餘，悶懨懨過了好幾天。孤另日子，心中兀是有些不服氣。少不得施展他二十年經驗的老本領，另謀高就。果然又被他找到了一位中年俊秀人物，那人姓萬名亞心，表字忝生，也是俄國白黨大學畢業的白學博士，爲人風流瀟灑，吹彈歌唱無所不能，也曾現身新劇舞台扮演的。是生角，因爲他的嗓音面貌比老生來得年輕，比小生又覺得老成。些人家就稱他做環球第一超等中生。但是那位萬中生演戲的志趣倒並不是靠此。

營生也不過想借此物色佳麗。叵奈唱了幾年新戲。雖然眉端眼角帶着了。幾個包廂花樓中的妖嬈人物。只是些零星次等貨色。咬嚼不出甚麼滋味。來眼瞧着一班同道。沒一個不是擁着富。嬌。豪。妾。腰纏充實。腦滿腸肥。惟有埋怨自己學術太差。程度不夠。便發憤拋棄劇人生活。專心致志研究那些。潘驢鄧小閒。驚挑颺激。脅的祕訣。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又道是時勢造英雄。像目下這樣盛唱性慾的時代。在理也當然。有幾個吊膀大家應運而起。那万忝生造詣的資格。雖然夠不上阿勢大。潘老六。袁老五。王三。陳二。那幾位最高領袖的出神入化。却已能夠和朱唐沉李諸子並駕齊驅。所以老黃包車一經他眼光接觸。便已估定價值。只須略施小技。就輕輕地釣了過來。老黃包車也是久經閱歷的。比中老手。他瞧万忝生氣派。沒有柳老四那麼大方。料定他家况不甚寬裕。但因他殷勤伺候。先意承旨。狠會巴給。便也不

事苛求降心遷就。並且還着意提携。冷眼瞧着忝生有爲難的時候。便不等忝生開口。自己連忙掏荷包。大把銀錢塞給忝生使用。忝生感激涕零。常說他不是情婦。簡直是重生父母。再長爹娘。所以平常日子。稱呼老黃包車。索性叫他一聲滴滴親親的乾娘人家。瞧他們那種依依膝下的樣子。不知道底細的也都當他們是娘兒倆呢。惟有小黃包車見了忝生不甚合意。常在他娘耳朵邊說這人滑氣太重。怕不是個好相識。老黃包車那裏肯聽。反而嫌他女兒聒噪。賭氣搬到忝生家裏去住。忝生住在滬西冷落地方。離着中區很遠。小黃包車也不便去看望。母女二人竟是不通音問。這樣是有半年。那一天小黃包車忽見他娘蓬頭垢臉沒精打采的跑來。一坐下只是吁氣。小黃包車忙問怎麼了。老黃包車伸直了脖子喘了一陣。又唾了一大灘唾沫。扔了一屋子鼻涕。纔把別後情形告訴他女兒。原來老黃包車手裏存

着的幾個現錢全被忝生借去花用完了。這天忝生家裏忽然來了一個江北老媽子模樣的人，據忝生說是自己的母親向來住在鄉間，難得到上海來看望一次兒子的。那老婆子一進門，便突出眼珠，一手指定老黃包車問忝生：「這是甚麼人？」忝生當時低着頭，似乎漲紅了臉，支支吾吾地只是說不出話來。那老婆子鼻子裏哼了一聲，便伸出蒲扇大的巴掌，霍地望老黃包車臉上連打了幾下耳刮子。老黃包車雖然也是鄉野出身，只因為近幾年來享福膏粱，錦繡酒色，財氣把身體掏虛了，那裏是這老婆子的對手。眼見吃了大虧，更氣的有口難開，儘讓着那老婆子濫污嫖子，長濫污嫖子，短的臭罵了一個痛快。那老婆子又立逼着老黃包車滾蛋。老黃包車待要和忝生理論，回頭一瞧，忝生早已躲得不知去向。再看那婆子時，手裏拿了一根門門惡，很很地對他做手勢。老黃包車還算見機情知，若不快走，準得中他。

毒手只得忍氣吞聲的踉蹌奔出房間裏所有的衣服首飾全沒有拿還幸虧最值錢的幾件金剛鑽東西出租在外這時候小黃包車便勸他一家家去關照休得放忝生冒要了去老黃包車一想不錯忙着洗了臉掠了掠頭髮匆匆出去了却說忝生那邊見老黃包車已被攆走母子二人歡天喜地當下把老黃包車日常使用的小大姐也打發了去便興匆匆地趕到臥房裏查點老黃包車丟下的東西那老婆子瞧見了許多花花綠綠的衣服黃澄澄的金子白燦燦的珠子直喜的心花怒開張大了嘴合不攏來一會兒又連聲稱讚好兒子好計策不料他兒子忽地攢眉頓是搔着頭皮嗜聲說道阿呀我倒忘了他還有一副鑽圈四隻鑽戒出借在人家手裏呢老婆子道那麼你就去問人家要了回來不結了麼忝生搖頭歎氣道咳你不曉得那些人都是他的小姊妹再者他這一去早已到各人那裏分頭咨照還那

裏○有○我○的○事○呢○老○婆○子○道○那○撈○什○子○到○底○值○幾○個○錢○你○也○值○得○這○般○張○智○忝○
生○道○嚇○你○那○裏○懂○得○咱○們○眼○前○這○許○多○東○西○還○抵○不○上○那○小○小○的○一○副○耳○環○
呢○我○曉○得○他○那○五○件○寶○貝○是○值○六○千○多○塊○錢○拿○到○當○鋪○裏○去○當○起○來○也○得○拿○
三○千○塊○錢○你○想○要○緊○不○要○緊○罷○老○婆○子○聽○了○把○舌○頭○一○伸○道○阿○呀○這○便○怎○麼○
處○呢○接○着○娘○兒○倆○商○議○了○大○半○天○除○了○用○苦○肉○計○之○外○沒○有○旁○的○挽○救○方○法○
只○得○由○忝○生○趕○到○老○黃○包○車○那○裏○賠○罪○道○歉○那○時○候○老○黃○包○車○出○去○了○還○沒○
有○回○家○只○小○黃○包○車○一○個○人○扎○繃○着○小○臉○坐○在○屋○裏○瞧○見○忝○生○走○進○來○正○沒○
好○氣○兜○頭○劈○臉○就○是○一○頓○痛○罵○忝○生○不○敢○分○辨○只○向○小○黃○包○車○打○躬○作○揖○討○
饒○求○恕○正○在○鳥○亂○當○兒○老○黃○包○車○回○來○了○忝○生○眼○快○早○已○瞥○見○忙○奔○到○天○井○
裏○迎○着○老○黃○包○車○跪○下○先○碰○了○一○陣○響○頭○老○黃○包○車○先○倒○吃○了○一○怔○便○站○住○
了○定○了○定○神○只○顧○冷○笑○不○理○他○忝○生○叩○完○了○頭○仍○跪○在○地○下○只○見○他○伸○出○兩○

手左右開弓。豁。撻。豁。撻。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打了幾十下。老黃包車纔說了聲。這算甚麼呢。忝生哭喪着臉。哀聲求告道。今兒是特地給你老人家賠罪來的。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的不是。平常日子不能管教。老娘讓他縱情逞性。橫行不法。潑賴到這個樣子。今兒不知怎樣忽地活走屍。走到了上海來。一進門。不問青紅皂白。罵得罵不得。竟把我的恩公主母。救苦救難的財神菩薩。有情有義的娘你老人家。都得罪了他。那老賤人不怕天打雷劈。我還得要在世界上吃幾年飯呢。說起來。我是他的兒子。不能把他打出去。再者他也撒潑。慣了力氣又大。我要他不過。奈何他不得。只索聽他鬧一個自己罷休。你老人家是青天菩薩。水晶肚子。胸中透亮。甚麼事不明白。今兒這場大禍。我也是被他陷害。並不是我安心要得罪你。你老人家大慈大悲。可憐見我專誠賠罪。好歹饒恕我這一遭。罷。再。不。今。天。索。性。賞。我。幾。下。皮。鞭。板。子。

教訓一頓好教。我這下賤蠢笨的腦袋裏知道警戒警戒。後來只求你老人家千萬不要丟棄我。我這兒又叩頭了。千萬懇求你老人家回去。讓我盡心竭力服侍你幾天。行一些孝敬也好。輕一些罪過。我的寬洪大量的娘啊。你快可憐可憐罷。忝生這一番苦苦央求的話。果然把老黃包車的怒氣消退了一半。當下歎了一口氣。慢慢走進屋子裏來。還沒有開口。小黃包車早從椅子上裏跳起身來。打岔道。娘不要信他的花言巧語。這般人嘴裏說得比蜜糖還甜。心裏却比毒蛇還毒。他要啃嚼你的時候。便把你菩薩般奉承用不着你的時候。便一脚踢你出來。沒有斷送你的性命。已經算是他的恩典了。我勸你以後還是自由自在。過幾天清靜日子罷。你就是個把貼身服侍的人。你花了錢。誰他都肯來巴結。你何必一定要他呢。這當兒忝生已經從天井裏爬起身來。跟着老黃包車走進屋子。聽見小黃包車這一席話。急得

搖手不迭忙向小包黃車跪下叩頭如搗蒜道我的好姑奶奶快不要這樣說了。罪罪過過我決不是樣那的人。但問乾娘便知道我從來可曾幹過沒良心的事情沒有。今天這場大孽全是我那不長進的老賊婆作的。我也是出於無可奈何呢。好在我這已經把他開導明白了。專等乾娘回去還要當面磕頭請罪哩。好姑奶奶你那裏不行了。方便快快勸你母親饒恕了我罷。你今天周全了我好心自有好報。明兒天保佑你尋得二十個又漂亮又強壯的小白臉。一生受用不盡。當真的不是胡說。小黃包車倒被他嘔得笑了。忙扭過臉去罵道。呸。嚼舌根的不得好死。老黃包車也笑了。看忝生時纔從地下仰起頭來。却抹了一臉的眼淚。老黃包車心中老大不忍。忝生早已瞧斜了八九分。暗暗歡喜知道大功告成了。忙緊接着又說了許多拍馬屁灌米湯的可憐話。一場氣惱才算雲過。天空過了幾天。老黃包車便又回到忝

生那裏去住宿。小黃包車見勸諫無效。也管不了他許多。只索罷了。有話卽長。無話卽短。光陰荏苒。一眨眼已是三月有餘。一日正是五月初旬。天氣炎暑薰蒸。流金爍石。小黃包車正在鄒府上房裏。一張竹榻上歇中覺。身上祇穿着一件粉紅紗小衫。白生絲短褲。香肩藕臂。粉腿酥胸。赤裸裸全露在外面。就是不露出的地方。也從紗眼裏映射出來。渾身肌肉。顯得清清楚楚。鄒老爺坐在榻沿上。面對着小黃包車。目不轉睛的在那細細領略。那軟玉溫香的妙處。口角裏流出一縷濃涎。滴在小黃包車手背上。小黃包車假裝沒有覺得。依舊閉着眼。仰着脖子。佯睡。桃花粉頰上籠罩着一朶朶紅暈。青絲鬢髮飄散在繡花枕上。鄒老爺伸着顛巍巍的雞皮手指。替他一根根整理。正在無計銷魂的當兒。忽見小丫頭領進一個老媽子來。說有緊要大事報知姑太太。小黃包車聽見。一谷碌扒起身來。盤膝坐在榻中間。問是甚麼事。

大驚小怪的那來人道。姑太太別着急。老太太沒了。小黃包車吃了一驚道。怎麼說。老太太沒了。真的麼。那人道。真的。小黃包車道。你這話怕有些靠不住。好端端沒有聽見說害病。那裏就會沒了呢。那人道。我也這麼說呢。今天早上。萬家的人來報的。說是急痧症。昨夜十點鐘起病。今早四點鐘就沒了。小黃包車聽說。呆了好久。纔哇的一聲哭了。這也是母子關乎天性。雖然平日不拘禮節。時常相罵。到這時候。總免不了灑幾滴兒女之淚。鄒老爺忙抓過一塊手絹。替他擦乾了眼淚。勸他不可過於悲傷。仔細哭壞了身子。一面打發來人先自回去。一面叫小丫頭傳話出去。命汽車夫備車伺候。小黃包車忽忽穿上衣裙。便扶着鄒老爺一塊兒出門登車。直奔周家浜。萬家生家而來。到得那裏。只見一所破舊單幢石庫門房子。門已大開着。客堂裏掛着白布孝幛。幛前放着一張方桌。桌上供着香燭酒菜。桌子裏角一口破銅磬。

旁。有。一。個。花。子。似。的。男。人。守。着。鄒。老。爺。等。走。進。門。出。那。人。便。把。磬。敲。得。砣。砣。
一。響。孝。幃。左。首。便。鑽。出。兩。個。麻。衣。麻。帽。手。持。哭。竹。棒。的。人。來。鄒。老。爺。就。靈。前。
紅。呢。破。氈。毯。裹。着。稻。草。的。拜。墊。上。叩。頭。行。禮。那。兩。人。忙。俯。伏。還。禮。鄒。老。爺。心。
中。納。罕。往。常。不。聽。見。說。小。黃。包。車。有。兄。弟。今。天。却。從。那。裏。跑。出。這。兩。個。孝。子。
來。了。呢。小。黃。包。車。却。認。得。那。一。個。年。紀。大。的。便。是。萬。忝。生。小。的。便。是。忝。生。的。
兒。子。阿。狗。當。下。也。不。招。呼。匆。匆。和。鄒。老。爺。叩。完。了。頭。便。獨。自。跑。進。孝。幃。裏。去。
一。眼。瞧。見。老。黃。包。車。的。屍。身。直。挺。挺。躺。在。一。扇。板。門。上。小。黃。包。車。便。拍。着。那。
板。門。號。陶。大。哭。哭。的。時。候。猛。覺。得。旁。邊。有。一。個。老。婆。子。的。聲。音。陪。着。他。哭。不。
免。轉。過。臉。去。偷。眼。從。掩。面。的。手。絹。縫。裏。一。瞧。却。見。那。老。婆。子。也。是。麻。衣。麻。裙。
髮。髻。上。還。包。着。一。塊。稀。麻。心。知。這。一。定。是。忝。生。的。娘。了。細。細。一。想。幾。乎。笑。了。
出。來。鄒。老。爺。在。外。面。孤。另。另。站。了。一。會。渾。身。不。得。勁。兒。却。見。那。個。年。紀。大。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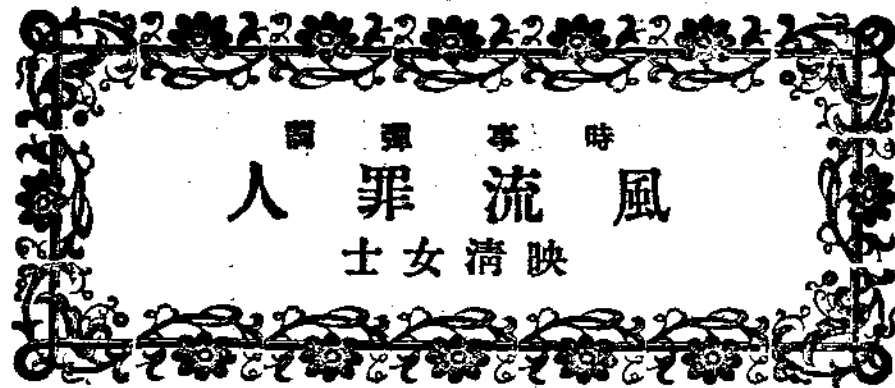
的。孝。子。送。出。一。張。長。檯。來。放。在。靈。案。旁。邊。讓。鄒。老。爺。坐。鄒。老。爺。只。得。胡。亂。坐。下。那。人。又。拿。出。一。件。白。布。大。褂。一。頂。麻。帽。來。叫。鄒。老。爺。穿。戴。鄒。老。爺。一。想。死。者。不。過。是。一。個。妾。母。就。是。妻。母。也。用。不。着。這。樣。重。服。呀。正。待。質。問。那。人。却。先。說。出。一。番。話。來。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聞。百。世。難。逢。之。笑。話。究。竟。万。忝。生。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醉月樓囈語

潘織織女士

天。下。最。善。之。人。即。天。下。最。不。善。之。人。
貌。美。者。無。滿。腹。惠。心。必。包。藏。禍。心。
守。禮。者。迂。言。情。者。浮。
易。于。鍾。情。者。必。多。薄。倖。
有。天。理。無。人。欲。則。世。界。之。未。日。至。

聖。人。者。人。類。中。之。最。虛。偽。者。也。
春。風。借。榮。于。桃。李。故。桃。李。豔。于。春。日。桂。菊。被。屏。于。春。風。故。桂。菊。茂。于。秋。辰。
志。虎。豹。多。文。有。殺。人。之。心。政。客。多。才。具。亂。世。之。



第廿三回 言柄鑿難爲姑媳 意參商遑論夫妻

甄太太看清椒倒一點也不着急。輕描淡寫的問出這幾句話來。心中便不由的頓然生氣。想起英當初曾對自己一再堅拒。不願意聯姻。原是吾沒有眼光。差不多用強權替他硬定的。現在討了進門。懊悔不及。倒惹起英開口閉口。說是我本不要。多是你娘的主見。聽了好不難受。實在吾又不能分辯。甄太太越想越覺得忿火中燒。遂冷冷的對清椒說道。母子雖屬親近。他今已成了家。自然最親近的。便要算是妻子了。

他清早 匆匆含怒出門行 據說是 欲赴尊潭候令尊
未識緣何昏厥去 經人陪伴返家庭 吾想他 杭城
久住身無病

搬來剛剛一晝夜。就算他稍涉勞頓。

也何致 口吐鮮紅損了神 夫婦同眠衾枕合 必然明

白病真情

清椒聽甄太太說的完全一派氣話。分明借題發揮。埋怨我與他不和睦。這病是他氣出來的。那裏忍耐得住。

口說姑尊語太奇。想今朝。這般訓誡太支離。夫妻縱是同眠起。他的心腸我豈知。

早上到吾家來。爹爹陪着他吃點心。還是好好的。後來出去。正不知在那裏吃了酒。忽生奇病。

媳婦回家無半日。程媽催促兩三番。幸虧平素言加慎。

否則被家人們等。也要猜度疑訝。

甄氏門中吃飯難

想爹爹。他待女婿。可謂極好的。聽得說有病。忙打電話邀請陳先生。拔早前來看治。這兩天自己事體忙得辦不了。隨便甚麼多丟開。吃完飯就趕到這邊。候郎中探聽他的病情。

怎說大人添悒悒。存心責備予難堪。

甄太太道。奶奶。我何嘗責備你呢。不過你要問我。他怎樣會生這病。那末自然你們夫婦。終比我娘親近。容易曉得一點。我又沒有怪你不當心。就是喚了你不回來。也算不得甚麼大事。何必瞎疑這許多。清椒至此。方始沒有說話。走進會客室來看視他的丈夫。清椒見超英。把被蒙着頭。呼呼酣睡。用手向他額上摸摸。却沒有寒熱。微有些汗濕。便不來喚醒他。逕自上樓。到自己房中。解去了裙子。身上換上一件元緞狐皮襖。叫程媽把脫下來的衣裙。摺好放在衣櫥裏。程媽放好了衣裳。就斟一杯茶。授與清椒。他坐定兩手捧着茶杯。

細味香茗煞費思 往那邊 幸而勾搭未多時 偷教深夜歸家轉 堂上焉
能不動疑 但望着 疾病就愈能辦事 必然他 往還酬應沒工夫

吾出空身體。要到那裏。就到那裏。他們誰能拘束得我。

到其間 稱心適意如儂愿 庶不負 天付嬌容一顆珠 慢向樓頭言蕩婦
再從床上表維摩 濃濃好睡今初醒 展眼頻將四壁瞭 惟見萱堂陪已
坐 妻房形影却全無 陽光反照通明室

順着這路。遙望過去。

見娘親。兩鬢絲飄點雪多。

超英暗自說聲慚愧。

三九年華無建樹。徒工食粟負居諸。春韶一去追難返。怕他時。潦倒英雄累馬瘡。輾轉床衾聲响動。旁邊阿母喚英兒。問一聲。方才服下陳醫藥。未知你可覺神思略勝初。倘若熟眠身有汗。還防翻覆惹風波。超英見問容堆笑。道是兒今疾病無。看他竟。言罷忽然身起坐。迥殊疇昔要人扶。穿衣納履將床下。走近窗前便取書。

甄太太道。陳先生真是好醫理。一服藥你還單單吃過個頭煎。睏了一晷。便與方纔有時清爽。有時糊塗。大不相同。但好起來。終須格外當心。免得再發。超英道。這樣病來也快。去也快。若是二煎好了。再拿來索性吃脫。讓藥力前後可以接應着。甄太太喚程媽。問少爺二煎的藥可好。程媽道。好是好的了。我進來看。少爺睏着在那裏。不便驚動他。故而倒了出來。放在一只盞碗裏。少爺現在要吃。恐已不熱。我去拿來。

洋風爐上。燉一燉。倒是極快的。甄太太道。好的。你拿來就燉。少爺說是吃了頭煎。病已好得多。趕快把二煎一古兒吃下去。睡一夜便可復原。程媽道。少爺病好。不要說太太快活。連我聽着也歡喜不迭。我去樓上喚新少奶下來。陪伴少爺。太太你可以放心出去休息休息。看你急得也般的了。超英道。他甚時候轉的。怎生不來看我。倒獨自去躲在樓上。難道他沒有知道我害病。睡在這裏嗎。甄太太道。他轉來的時候。你剛在好睡。他進來輕輕喚了兩聲。見你不答應。所以他上去的。這倒不要錯怪他。超英聽娘如此解說。自然相信。不知甄太太看見兒子病好。好比罪囚。逢着了恩赦。說不出心裏的喜悅。就把媳婦方才與他言詞衝突。都拋撇到腦後去了。這呢並不是他善忘。又忍說了出來。兒子心中定要不快。樂得替他們敷衍過去。道原是甄太太照顧得到家。且說程媽拿藥燉好在洋風爐上。便上樓來請新少奶。新少奶連叫兩聲。却不聽見答應。踏進房一看。好的。清椒却和衣躺在床上。睡個正着。程媽一想。虧他放着丈夫害病。不去陪伴。倒安心樂意的打中睡。便走近床前。有心放重了脚步。蹬一下。清椒被他驚醒。張眼看見程媽。站立在他床門前。便道。程媽。你爲何走路。脚步要這樣的重法。程媽笑道。新少奶。不要生氣。少爺已覺。特喚請你下去。我心裏一要緊。兩只脚不覺走得重了些。清椒聽說超英叫他來喚自己下去。連忙碌起來。

對鏡子裏把髮脚掠一掠整齊。隨着程媽走下樓來。三脚兩步跑到會客間。只見超英神色自若。坐在沙發上。手裏頭還捏着一冊書。分明聽得自己脚步聲响。把書才掩着不看的。此刻清椒走到超英身邊。程媽早搬過一只椅子。清椒坐下來。與超英恰巧面對面。甄太太趁他坐下來的當兒。忙抽身溜到外邊。想我不犯着來。在當中做甚麼討厭人。不過回轉頭來。喚程媽。叫他留心洋風爐上的藥。不要舖等熱了。倒給少爺吃。程媽道。太太你要樓上去。放心去末哉。天色冷。要燉得熱點。吃下去方好。甄太太正想兜轉去上扶梯。瞥見二寶蹲着身體坐在廚房門口烘火。其實這幾天春冷確是利害。沒一天早上不結冰的。現在太陽一去。衣服穿得單薄點的人。益覺寒冷難忍了。甄太太見了二寶。因此遂又想到綠小姐身上去。不知他在家裏。怎生的望我回去哩。偏偏這裏又不能立起來就走。好不令人昏悶。二寶偶一抬頭。他也望見甄太太。立定在將近樓梯的所在。一想吾今朝若不催他一聲。不要不動身了。我又沒多帶衣服。天氣到晚。愈比日間冷得凶。耽擱在此。凍出病來。不是玩的。便裝着笑臉說道。太太若說欲動身的。現在就要料理行李。方來得及。否則。又須耽擱一宵。甄太太道。吾本是今天要走。怎奈我家新少奶回來已晚。若欲部署舖蓋行李。辰光局促。終怕走不脫身。你既已到上海。就在我這裏住一夜回去。諒必沒有甚

要緊。二寶道。家裏却沒有要緊的事。倒是天冷。我不預備在此過夜。所以少着了衣裳。甄太太道。這倒儘不妨事。吾家少爺處。皮袍子大衣多有。我去替你借一件來穿。就是。二寶道。恐怕我身上不大干淨。少爺的衣服。如何敢借他的來穿呢。甄太太道。你又不是帶着爛泥走的。說甚乾淨不乾淨。等一等我就去拿來。二寶只得唯唯應諾。安心登在這裏烘火住宿。那甄太太被二寶一說。果然覺得天氣陰切切的冷。想人家爲好來撥信。凍出病來。怎好交代得過。他于是重行回到超英地方。見他夫婦二人還是對面坐着。悄悄的在那裏談心。甄太太道。二寶今朝出來。不預備在此過宿。天氣寒冷。沒有多穿衣服。你可有舊皮褂子。或是呢大衣。借給他一件暫且穿穿。禦禦寒。超英對清椒道。我房後第一只箱子裏。開出來就看見的。有一件元色洋緞的羔皮馬褂。可以拿來借給二寶。如再不設。架子上挂的那件舊大衣。也好給他穿着。他有這兩件。大致不會嫌冷的了。清椒聽超英這樣說。分明要叫他去拿。清椒旋轉頭便喚黃媽。說道。你上去開箱子拿一拿罷。橫豎就在面上一只裏。黃媽答應。上樓去拿衣裳。甄太太不放心用人獨自去開箱子。便跟隨黃媽上樓。走到他們後房。一看並排共有三幢箱子。甄太太對黃媽道。你先把靠門首第一只箱子開來看。或者便在裏頭也未可知。黃媽端着小方杌。立上去把箱蓋揭開。面上却有一方包袱。

置着。揭去包袱。看見皮馬褂正是放在那裏。黃媽把馬褂拿出來道。太太你看這一件不知是不是呢。甄太太一看。道不錯。不是這件。還有那件。黃媽聽說是的。他仍舊將包袱在裏面遮好。蓋好箱子。然後從小杌子上跨下來。甄太太道。索性衣架上還有件黑呢舊大衣。你也去拿來。黃媽踏進房間。向衣架上瞧看。別的衣服挂的不少。單單尋不到那件黑呢大衣。黃媽便道。請太太自己來看。這件大衣倒沒有哩。甄太太過來看看。確是沒有。祇得就拿了馬褂下樓。叫黃媽去交與二寶。說叫他就着。一面甄太太仍舊來到客廳上。超英問道。衣裳拿着沒有。甄太太道。馬褂就在箱子面上。開出來拿了就是。你件舊大衣。衣架上却沒得。不知你擱在那裏去了。吾想他有了件皮馬褂。也不見得再嫌冷了。超英對清椒說道。我的舊大衣。你可曾見過。清椒道。你來的那天子。身上着一件新的漿色毛呢大衣。舊的恐怕未必帶到上海來罷。超英低着頭一想。說道是的。仍舊丟在床門前一隻沙發上面。來時真沒有帶得。黃媽走進來回覆太太道。二寶說有了皮馬褂。已足設禦寒。大衣不要了。甄太太道。就是他。衣裳在杭州老家裏。也沒有飛毛腿趕去替他拿哩。黃媽聽了便笑起來。此刻超英坐在電燈底下。神清氣爽。和清椒甄太太說說這個。談談那個。倒絕不覺得困倦。甄太太道。我替你去弄點稀飯。揀兩樣清爽可口的粥菜。多少吃些養養胃。你

看若何。超英道。說來你們也不相信。我真是犯的怪病。現在覺着好了。最配胃口。拿點紅燒蹄膀。或是南腿燉鴨。吾多用得進。但是你們終不敢給我吃這些東西。清椒道。肯裏想吃。那就好了。你病的又不是風邪外感。家裏弄雖來不及。打電話到館子裏去叫。還是魚翅沒有呢。還是燕窩沒有。況且辰光尙早。甄太太道。照我說。今夜你不必就去吃過分油膩的東西。先把香粳米。燉得他稠膩稀薄。吃一些雞鬆海苔等品。庶與方才的藥性。免致抵觸。超英道。準照你說。燉些粥吃也好。記得前回張士恭送給我的兩罐川菜。還沒吃。此番我倒帶着他走的。就拿出來吃罷。甄太太去取米預備燉粥。清椒問超英可要吃茶。超英道。抽屜裏有天津雪梨。你扞一只我吃。清椒道。生梨吃得嗎。超英道。梨潤肺止咳。有甚麼吃不得。胆大扞就是。清椒抽開抽屜一看。共有六只。多是臘黃透香。又肥又嫩的好梨。他隨手拿了一只。隔壁抽屜裏。又取了把小洋刀。揩乾淨了。然後細細扞去梨皮。但見裏面的梨肉。白得渾如玉色一般。很是令人可愛。一齊扞好。清椒切了四五片齊整的。授給超英。餘剩的梨心及邊。自己拿着吃。正在這個當兒。只聽得德律風在那裏响起來了。清椒連忙揩揩手。走到隔壁。把電話聽筒放近耳邊一聽。誰知是他的一個姨表阿姊項瑞華打來。說是好久不見。要請到他家裏去敘敘。清椒回答他說。超英有病。今晚不能出來。還是准

定明日午後五鐘點造府罷。其餘無非兩方面講些沒關緊要的套話。可以不必去寫他出來。清椒聽完電話。回到超英房裏。超英便問是那個打來的電話。清椒告訴了他。超英勸清椒可以回却。也不必天天定要出外閒逛。現時生計程度。一天高似一天。上海地方。俗話叫做銷金窟。就是我們男子。沒有把握。還怕吃人虧。上人當。何況你是女流。雖屬聰明。社會上的閱歷經驗。究尙有限。何必自甘暴棄。捲入那萬惡潮流。使識者腹誹呢。清椒道。吾也不是歡喜時常出去閒逛。覺得做了一個人。寡言罕笑。真去依着外言。不入于闖。內言不出于闖。這種迂話。豈不分明受那無期徒刑。終身沒有一毫自由的樂趣嗎。故甚麼親戚朋友。祇要承他們看得起我。便到他們家裏去走走。一個人自己可以約束自己的。至于外邊有許多造謠好事之徒。信口胡謔。我也向來不屑注意的。超英道。但愿你自己約束自己這句話。能實行就好。別的枝葉。都可一刀斬盡。不必嚙噬題他了。超英重又說道。我聽得說。你從前在學堂裏的時節。唱歌踏琴。程度極高的。倒是沒有琴。否則請你唱一隻歌我聽聽。清椒笑道。誰對你說。我會踏琴唱歌。其實吾兩樣都不甚佳。我頂喜歡勃相。要算是乒乓球了。除了上課溫課以外。終在那裏弄這個東西。有一天暑假。登在家裏。來了兩個表妹。他們都是聖瑪利亞的學生。英文程度。不消說很高的。也與我有同好。一天不打

乒乓球。彷彿吃鴉片的沒有過癮。便覺得沒有精神。週身不爽快。我見他們來了。略爲敷衍。就和他們比較這個。其時我家六弟。不過四歲光景。家母極寶貝他。常責任我領他。我們拍乒乓球。正是興高采烈的辰光。六弟一個人走到井邊頭。看見井上沒蓋得蓋。偃下去。張看被鄰舍人家一個頑童。把他戲耍。在後面走上去。揪他的頭。六弟幾乎栽倒井裏去。六弟嚇出一場大病。家母痛罵我不曉得當心兄弟。以後便見着乒乓球。如同冤家一般。不許我打。我呢也因為想到六弟那天的險。分明是我貪弄球。沒有心想去照顧他。終算僥倖。未曾把兄弟跌下井去淹死。便和乒乓球絕交了。除此之外。別種遊戲的嗜好。我是極少的。超英道。幾時我來去辦齊傢伙。和你拍球消遣。清椒道。好呀。恐怕你萬難勝我。超英道。爲甚呢。你自以爲拍球的老手嗎。祇怕你遇着我。就輸的分兒多。贏的分兒少了。此刻超英談了好久工夫。額上微微有些出汗。半截身子。跌在沙發上。似乎尙覺怯力。便道我要床上去睡。你別走開。陪着我一邊談話。好讓我一邊容易入夢。清椒道。我看還是慢一慢去睡。稀飯快要好了。停歇睡。叫你起來吃。又煩難的。超英一看表。將要八點鐘。一想倒也不差。困了再起來吃。不蘇不醒。最是討厭。便道。既如此。我就在沙發上橫一橫。歇歇力。你去替我看看。粥已經燉好沒有。若說燉好的了。就盛半碗來吃。拿幾枝川菜切一切。甚麼

皮蛋雞鬆。都不要吃他。清椒到外面一問。程媽道。剛剛好。還沒有膩。最好要稍爲等一等。盛起來吃。方有滋味。清椒道。不是爲因少爺想吃了早些睡。你略等半晌。就盛來罷。罐頭裏的四川菜。放的地方。你曉得的。替少爺切個三四根。把盆子盛着。一齊拿進來。程媽道。曉得。清椒問程媽。二寶那裏去了。程媽道。他說沒有事做。坐在這裏很氣悶。上海又是難得來的。出去尋個朋友玩玩去的。清椒道。你們有人出進後門。要當心就門好。上海不比杭州。強盜頗多。如果有人敲門。也應該先要問清爽。聽是熟人聲音。方可開他進來。若說回答不出到那一家去的。切勿胡亂便開。程媽道。阿唷。上海竟這樣不太平的。若不是新少奶交代。我倒確還沒有知道。算算這裏外國人的地界。巡捕又多。怎生也會有強盜搶劫人家呢。像鄉下村莊間村莊。終是前後左右隔開的遠。有事叫呼不答應。才怕着哩。清椒道。上海各處來的人太多了。一時分不出誰是好。誰是歹。外國人叫他們也難弄得很。總之自己留神些兒。窮禍就也不致于生出來。清椒說完話。便進來對超英道。粥停一刻兒就好吃了。超英道。夜飯你們也應該好吃了。清椒道。好了。黃媽當然會盛出來的。何用你替我們着急。話猶未畢。只見黃媽走過來說道。洪太太派一個汽車夫來。可要喚他入內。清椒笑道。必是爹爹不放心。自己沒空來望你。所以教他來問你。吃了藥可有得好些麼。超英道。

叫他進來。黃媽走出去。把汽車夫叫進來。清椒一問他。果然說是老爺不放心。未知姑爺服了藥。現在如何。故叫我來望望看。超英道。你去對老爺說。我吃藥之後。病已大好。請老爺太太安心。小無錫看見姑爺與小姐坐在那裏。曉得病已確有起色。便答應出來。回去報告。此刻黃媽先拿稀飯盛了兩碗。連同一盆四川菜。一盆廣東鹹齋。擺在方桌子。請少爺吃粥。一面開晚飯。便到樓上請老太太下來。和新少奶吃。甄太太問超英胃口若何。超英道。多好吃。不覺有甚兩樣。大概已沒有甚病。甄太太道。你自己那裏曉得。方才回來時節的面孔。又黃又憔悴。令人嚇得不知怎樣纔好哩。幸而吃下藥。睏了一覺。方始面色轉正。以後無論甚麼事。終宜仔細。好讓這病容易除根。不然常常發。就給別人嚇不起。黃媽等他們吃完飯。收拾開碗盞。同去廚下與程媽洗淨鍋灶。甄太太見兒子好了。略在樓下坐了一歇。叮囑他們留心。便自去房中睡覺。到得床上。越是想早些入夢。偏偏東來一念頭。西來一念頭。只是在被窩裏翻來覆去。霎時剛將睡着。又被蚤虱在腿彎裏亂鑽。弄得甄太太一些倦思都沒有。要想重行起來。倒是天氣很冷。又有點不高興。無奈忍着性。強自鎮定。緊閉雙睛。好容易直捱到十二點敲過。方始疲倦。睏去。清椒吃過晚飯。本欲在樓下陪伴丈夫。怎奈超英一再催他去睡。故替超英預備了茶水。看他吃過粥。便上樓自去睡覺。

一宵易過又天明 甄太太 睡醒橫牽愛女心 破曉披衣忙盥洗 恨難插翅便飛騰 綠兒望母還鄉切 吾竟流連未動身 今日務須同二寶 早班車趁轉杭城 調排各事將他挈

還有那個陸氏奶媽。定然帶着他一淘走。

齊返申江慰我心 思想一番呼僕婦 程媽移步進房門 忙問道 有何吩咐將吾喚 可要廚房備點心 太太答言非爲別 十分記挂女千金 今晨急欲回杭走 你去喚 二寶前來見我身 僕婦連聲忙答應 匆匆遽爾下樓行

程媽走到後邊二寶住的那間小房間把門推推裏面門到緊騰騰兀自推不開只得握着拳輕敲了四五記却不聽見答應程媽無奈用力結實連敲三記二寶方才驚醒問是那個程媽道快燥點起來太太立等你一同動身到杭州你倒好意思的做客人睏晚朝起來忘却身背上還有事體了二寶一聽暗思吾好糊塗太太昨夜來不及走今朝定是要早動身的怎說我貪睡至此又不知現已甚麼時候了

口稱來了身扒起。拔去門門問個明。

程媽媽你真好。早難道太太這時候已預備舒齊。單等我就此要動身嗎。程媽冷笑道。快燥點着仔衣裳。上樓去見太太。去勿去我也不曉得。

二寶當場無話說。穿將衣服上樓門。可憐他。睡猶未足無神氣。不住的伸手頻擠倦眼睛。

他踏到甄太太房裏一看。甄太太正在梳頭。二寶說了聲太太早。甄太太道。二寶。能否早班來趕及。不須耽擱便行程。

二寶道。不知現在是甚麼時候了。甄太太把表一看。說道六點三十五分。二寶道。準來得及。若然離站無多遠。儘可以。略進晨餐再起身。太太點頭稱亦好。便呼僕婦到來臨。

說道程媽。二寶說是辰光尙早。我們趕往車站。也不過在那邊等候。你就去炊些稀飯。讓我們吃了動身。程媽道。帶上來的雞蛋。日久也要不清鮮的。我看不如去燒幾個來吃。又耐飢。又滋補。太太心中如何。甄

太太道。我已忘記。有雞蛋帶出來。如此你去燒拾個。六個給二寶吃。四個我吃。程媽燒好雞蛋。盛做兩碗。一碗送與主母。一碗授給二寶。他們吃完蛋。甄太太便問少爺奶奶。可曾起來麼。程媽去一看。回說都沒有起身。甄太太道。我不能等他們起來了。就此和二寶要走。停一回。你對少爺奶奶說一聲。就是。程媽答應着。相幫甄太太把一只手提皮篋。拎到樓下去。喚了兩部車子。送了他們上車。然後進來。關好門。自去做他的事體。清椒等到覺轉來。已是將近九點多鐘。心中想要走起來。身體懶洋洋的。只是戀着床褥。一時又捨不得便起來。如是又延挨了半個鐘頭。聽得門上有人輕輕彈指。說道還沒有起來麼。清椒留神一聽。却是超英的聲氣。於是口內應道。就起來了。你別忙。我來開門。他本是穿着小緊身圈的。此刻單把一件羊皮襖披上。下身套上棉褲。拖着鞋子。走過來把房門上的暗梢抽去。超英早已推開了門。走到裏面來。清椒笑說道。你身子剛剛好。何不多闌一歇。要如此早起來做甚呢。超英把他啐了一口道。你這個人真是糊塗。母親和二寶。恐怕此刻嘉興都要過了。你還躺在床上未曾起身。反說我早。清椒佯做失驚道。怎說他們已動了身呢。程媽也不曉得來喚我一聲。這斷真是呆鳥兒。不打不飛的。超英道。用人們那裏有這樣見機。你也不必去瞎埋怨人。清椒看見超英精神與舊時無異。老太太今朝又回到杭州去了。

心裏暗自歡喜。此刻黃媽已曉得新少奶起來了。送上臉水。清椒揩面漱口。超英便坐在床沿上。手裏拿着清椒隔夜所簪的一朶山茶花。反覆觀看玩弄。清椒擦牙洗面畢。程媽進來替他解開髮髻梳頭。清椒旋轉頭對超英說道。在枕頭邊有兩隻鐵叉。你摸摸看有沒有。超英把枕頭翻開。只見兩隻叉多在下面。便一齊拿起來。遞交清椒。超英直看到清椒頭已梳好。用骨簪橫掠豎掠的好一回工夫。兩人方始下樓吃點心。清椒道。你今日大概不見得就能出去。還須休息兩三天。不知那個醫生。可再要請來看一趟。調理調理。超英道。再看一趟倒也好。免得接手了事體。告假不便。清椒道。我家表姊本約我去拍小照。我先回家去。叫爹爹仍舊打電話替你去請罷。超英道。你甚麼辰光轉來。清椒笑道。你又不是小兒要吃奶。怪膩人的做甚。最晚終不到十點鐘的。超英默然無語。要曉得清椒是否真個赴約同他表姊去拍照。且看下回分解。

因患痢疾



異常瘦弱

此兒服用嬰孩自己藥片獲得強健肥胖矣

北京李玉林先生來示云小兒年將近十四個月自今春失乳夏間即患痢疾之症因此小兒身體異常羸瘦閱報章知藥片對於小兒之功力甚大即函購貴藥局嬰孩自己藥片一瓶服後小兒痢疾驟愈其身體亦日見肥胖矣凡家中之有小孩者不可不備嬰孩自己藥片於家中以防不時之需也

因此藥片專治小兒 發熱便閉 胃不消化 嘔吐 腹瀉痢疾等症以及出牙痛苦蛔蟲為患因其功力能平腦筋使小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三元郵力在內



社會趣聞

卿須輯

則滿面血痕。繩鏢斷裂。雙目如榴。口吐鮮血。則真死矣。

●失女獲婿 (京兆)

▲省却迎娶送嫁

北京西直門內北溝沿住戶邢幼

庭之女金子。年十八歲。於月前失

踪。恰院鄰張某隨亦不辭而別。昨

邢某接伊女來信云。現與張某在

天津過度。五月前准可返京。詎晚

間邢女竟偕同張某歸家。進門後

二人跪倒。張某叩頭拜見岳父母

母。邢夫婦至此無法。又氣又樂。當

●屍變

(吉林)

▲忠厚人的死後

吉林縣二區界于家屯楊丙文者。

以農為業。人頗忠厚。性梗直。寡言

語。年近古稀。日前偶染時疫死去。

其子孫以為送死大事。豈可草草。

正在院內董治棺槨時。忽聞屋內

發言。吾要起去。其子趨往觀之。則

屍起矣。一時全家恐慌。譁然駭走。

無所措手。遂找出黑的(俗名陰

陽)設法治之。乃用硃符貼身鐵

鐐。壓肚麻繩綁身等等妙用。始稍

安息。及夜深人靜時。又聞板聲。人

聲。鏗鐵聲。呼號不斷。翌早視楊屍

社會趣聞

時由飯館叫飯。作為洗塵。晚上大

唱小曲。作樂一頓云。

●難得新郎

(湖南)

滿三百字。然後結婚。李又不願去。

▲今之蘇小妹

翌日女士又提皮包回家矣。

●以妹換姊

(奉天)

湘鄉銅梁鄉李某。置田數百畝。有

●鷄懷怪胎

(廣東)

▲乃姊何以爲情

子一。癡呆異常。不識一字。坪上王

▲大約當自鷄姦而來

錦縣北鄉新立屯住戶高某。早聘高台堡張氏長女爲室。于歸有年。因張某次女貌勝其姊百倍。年將登瀛。高某早已垂涎。日與小姨勾誘。竟致私通。擬欲雙逃。被張友朋所聞。告知張某。復予調停。令張將長女領回另聘。以次女歸于高某。事已實行。以妹換姊。真奇聞也。

某羨其多財。以女配之爲妻。其女肄業長沙某校。並不知有此事。至迎親期。女士亦落落大方。提一皮包前往。出一對囑新郎作答。其出句云。『龍王殿。龍水響。晝夜不息。』李不能對。又請書巡府二字。(因李某之祖曾爲巡府)亦不能提筆。遂邀其下省讀書。待能作文

廣州西關寶源大街某住戶。有婦人臨盆。產生男嬰。惟該嬰旋即夭斃。而婦仍覺腹內似尙有一胎未產出。家人憂之。因欲殺鷄禱神。遂由過街鷄販購得母鷄一頭。着傭婦宰之。不料鷄腹一經剖開。即見內有物一團。大與拳若。遂將該物之外衣剖破。忽又露出一類似人

形之怪胎。頭部已成。耳目口鼻無不備具。惟只有一手一足。身部與腹部則付闕如。家人大譁。以爲不祥。立棄置於本街之撮搔箱中。見者多稱奇不置。

●倒霉之賊 (京兆)

▲孫大脚之急智

北京永定門外關家樓路西住戶孫兆麟。家資雄厚。久爲賊人垂涎。前夜二時。有一賊在孫婦(外號孫大脚)臥房後牆外。挖了一洞。此時孫婦已醒。突見牆根透光。料

係有賊。遂下地手持沙磚等候。適賊探頭入內窺看。於是孫婦抄起賊之脖項。用磚墊住。正把賊頭墊在洞口。進退不得自由。大呼饒恕。孫婦急呼其夫。將賊擒住。擬送官究辦。經鄰人勸解。始釋之而去。

●惡婚姻 (京兆)

▲新娘子甯爲玉碎

北京宣武門外下斜街住戶某姓。有女年方二九。頗有姿色。已許給開飯舖的宋文祥爲妻。現在並未迎娶。宋姓不娶原因。確係無錢。某

姓既將女許宋。又見宋窮。故決意與宋罷婚。乃暗中又將伊女聘給六條胡同劉姓子爲妻。事爲該女聞知。暗中遣人將宋找來。竟自陳倉暗度。以示抵制。詎某姓並不悔悟。竟強迫其女與劉子結婚。能否不發生波折。尙不可知云。

●十姊妹 (山東)

▲有傷風化

濟南商埠近忽發現許多婦女結黨同盟。名曰十姊妹。以南崗子一帶窩舖內爲集合地點。其中黑幕

甚大。每有良家婦女被誘入局。宜淫。近因被本夫查知。訴請離婚者。已有多起。現經警署查知。以此種無恥行為。有傷風化。已實行取締矣。

天地時。不料新郎竟自不辭而別。兩親家致大起衝突。後經賀客調停。暫以新郎幼弟為代表。叩拜天地。姑且了事。陶曹兩姓現正尋找新郎云。

窪。時值黃昏。忽遇土匪三人。自崖下起。攔路劫金。一匪欲以手槍擊之。張曰。勿殺我。囊中金可自取也。遂以包袱擲之。一匪欲擄之。一匪曰。但有巨金可得。何必娶此累

●誤佳期

(京兆)

▲新郎不知何處去

北京左安門外法塔村住戶陶姓子。名春和者。經媒人說妥十里河村住戶曹姓女為妻。於十九日迎娶。喜轎到門。將新婦攙下轎來。拜

●好武藝

(山東)

▲一商殺三匪

平原縣城東北鄉某村。有一張姓者。幼年曾習拳術。武藝頗精。因號技良。日前攜巨金赴商河一帶經商。行至兩縣接壤之地。(名蕭家

墜東西。因將包袱打開。三人低首拱腰。一齊翻閱。張視其利心正濃。不暇他顧。急將暗藏雙刀。分執兩手。力刺兩匪。皆中要害。一匪回顧。又刺中咽喉。須臾三匪俱死。張乃收拾包袱。並將匪物搜之而去。

敬求投稿

本旬刊出版以來風行海內外頗爲文人雅士所推重惟編者才力有限深賴

愛讀諸君惠賜佳作以匡不逮茲訂辦法如左

- 一 投稿之種類以小說筆記諧文詩詞曲及各種仕女風景照片爲限
- 一 每篇字數至多勿過四千（如有特佳之作雖長亦所歡迎）
- 一 投稿酬勞自每千字五元至一元不等視稿之長短優劣而定每期出版後一星期請飭价持條蓋章至本社領取外埠月底彙寄
- 一 不願受酬者請於稿末自行注明（不受酬）字樣稿後並須注明作者真姓名住址加蓋圖章以便通信或寄奉酬金
- 一 來稿無論錄登與否恕不寄還（作者宜自留副本）
- 一 稿寄上海白克路九里黎青社封面不必書編輯者姓名俾與私函有別 黎青社編輯部敬啓

廣告

刊例

位地	特等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頭等	四拾元	
普通	普通	三拾元	拾六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版 權 所 有 轉 載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五號初版

社會之花 第二卷 第八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協理編輯 沈 禹 鐘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五號

(定價及郵費表)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册一角
冊數	特刊號 每册一角五分
全年廿六册	本埠 國內郵費 香港澳門郵費 日本郵費 郵匯各國
半年十八册	大洋 一元九角
三大洋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一元八角	一角 三角六分 一元四角四分

此婦女在新疆
百藥罔效後由



韋廉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治愈

閣下如上扶梯或行小山有覺心跳不止或氣急成喘困苦難堪者切勿以為曾患心症恐驟死亡也其實乃是血液淡薄無力若水之故亟當補血自必告痊矣閣下如患血薄氣衰症即貧血之症宜補血為要待血氣充足則唇顏赤胃納增進食物理化一切困苦乏力諸恙自然消除盡淨矣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補血聖藥一經服用立即覺有力之新血生長矣則胃口大開腦筋有力而容豐潤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非獨在中國各省邊陲亦盡知之且係為天下馳名補血健腦轉弱為強之聖藥也茲特將新疆迪化省長公署譚薪傳君之證書恭錄於左乃是聲稱是丸之功力如何療治其夫人之舊症也譚來示云鄙人旅行新疆已十八載聞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已久無奈交通不便購買為難前年內人患頭昏心跳遍身抽扯如機器打動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延醫數十人服藥千餘劑竟無效力百計千方實無法設客冬只得由長沙購買韋廉士紅色補丸二打每日服二粒不半年果得效驗刻已轉弱為強形容如舊病亦全愈皆由紅色補丸之力如同再造之恩特修寸楮聊表鄙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奉送小書

敝局印有衛生小書如欲索取祈即寄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可也